

方望溪文集

卷一
十一

方望溪文鈔卷五

墓誌銘

李剛主墓誌銘

李塔字剛。主直隸蠡縣人。舉人。考選生員。與博野顏習齋為執友。剛主自束髮即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為孔子之學。而自別于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于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于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于身心。施于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為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為迂濶。見剛主而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為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諸王延經師主闡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決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憇然長懷而。

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為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齊之所以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撫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即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予母視程朱為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閑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于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于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板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即以改過為太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為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為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

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
知余時寢且艱也。嗚呼。即是而剛主之勤于身。式于家。施于人。而措注于事物者。
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
氣。既老而為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
於從善。皆可以為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于雍正某年某月。
年七十有五。父諱某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指揮斌女。明亡家落歸孝憲。
生剛主兄弟。妻某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中。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歧。各從所務。安用試
媒。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為大。前聞
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間言。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峝。字蒼畧。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為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
即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

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于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埽除。有子教授里巷間。寢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間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即默默去之。行于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廝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間。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油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間。苞兄弟客遊蓮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為君惜之。先生生于明萬曆丁巳四月初九日。卒于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于家。其子拔。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左未生墓誌銘

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其的也。

君姓左氏。諱待。字未生。桐城人。明贈太子少保忠毅公之季孫也。少好老莊。其學以遺物。自遂為宗。其文章要渺闊放。不知其所從來。性畏俗。非戚屬雖問疾弔喪不出。出則登城循雉堞而行。不欲見衢肆中人。惟宋潛虛劉北固慕而與之友。乙亥丙子間。潛虛北固客京師。未生繼至。與余一見如故。交與之語。觸物比類。日新而無窮。與之居久而不厭。然竟不能窺其際也。未生雖與世齟齬。而重氣類。善鑒別人物。常稱邑中胡嘉及兄子廉。其後二君子學行果異于衆人。余之在難也。未生適自燕南附漕船南下。至淮陰遇盜折其二齒。衣裝盡失。入郡城始知余已被逮北上。搏膺而呼。歸至家時。自懟曰。吾不一視方子。天下士其謂我何。己亥四月至京師。因偕余赴塞上。秋七月南還道京師。而宜興儲六雅止之一時。少俊爭慕與之遊。遂留踰歲。今年四月余將出塞。促之歸。未生曰。子憂吾老乎。吾策塞行數十里。腰脊不異少時。今已向暑。秋風起。吾當歸。築室白雲浮渡間。手種松千株。竹萬竿。又明年歲在析木。吾年七十。當復來視子。然後歸而待老焉。自余抵塞上。每旬月必通書。入秋無息耗。心謂未生已歸。而凶問忽至。嗚呼。自未生亡。之死于家與死于朋友之手等耳。獨余於人紀無不負疚。而陰自恨者。惟朋友則為德於余。

者雖多而余之愧于心者亦鮮焉。今未生乃為余羈死以遺恨于余心。則豈非余之命也耶？⁸未生卒以八月二十六日。余以九月望後一日聞之。而其喪已附漕船南下矣。嗚呼！未生其謂余何哉？泣而銘以歸其孤。銘曰：

生浮而死休。惟子信之尤。⁸浮山之陽。是為子之邱。歸與歸與。⁸與造物者遊。

王生墓誌銘

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余病不能興。聞王生兆符蹶而蘇。與疾往視。與之語。神氣若未動。越三日而死。嗚呼！是吾友。崑繩之子也。王氏自明初以軍功為宦族。至崑繩之父中齊公。而五服親屬無一人。中齊二子。長汲公無子。崑繩以兆符後小宗。今兆符僅一子。以繼祖。則崑繩無主後矣。兆符從余遊。在丙子之春。余在京師館於汪氏。崑繩館于王氏。使兆符來學。次汪氏馬隊旁。危坐默誦。闔若無人。方盛暑。日三至三返。不納汪氏勺飲。其後崑繩棄家漫遊。兆符自天津遷金壇。復從余於白下。崑繩嘗語余曰。兆符視子猶父也。吾執友惟子及剛主。吾使事剛主。曰符。於方子之學。未之能竟也。弱冠為諸生。南遷遂棄去。逾四十以餬口至京師。或勸以應舉。庚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或餽之金。使速仕以養母。余曰。用此買田而耕。則

母可養學可殖而先人之緒論可終竟矣。兆符戚然趣余為書抵餽金者及報詔而死已彌月矣。方兆符之南遷也以稚齒獨身將母及女兄弟陸行水涉三千里及崑繩既歿奔走四方未嘗旬月寧居而其母老病暴怒不時常恐妻女僕婢久不能堪而在視不盡其誠故身在外憂常在家又慮年日長學不殖而矻矻於人事叢雜中是以心力耗竭形神疲傷一發而不可救藥也余與崑繩交最先既而得剛主三人者所學不同而志相得共遊如家人剛主之長子習仁亦從余遊辛丑秋剛主使卜居于江南而道死自習仁之死三人子姓中質行無可望者矣今又重以兆符而文學義理可與深言者亦鮮矣余羸老德既隳學亦難補所恃者後生而天意若此余所痛豈獨崑繩之無主後耶兆符性孤特不能容物雖其父故交既宦達察其意色少異于前即不肯再見而行身端直又以文學知名故其疾也聞者皆憂之其死也皆惜之兆符渴葬先世兆域而母及妻子在江南葬事畢士友南還者為紀其家留京師者分年而主墓祭雖兆符意氣所感召抑其相若父節概風聲宿留於人心者不可泯也兆符年四十有五所排纂周官及詩文若干卷蔣君湘帆為編錄而藏之以俟其孤之長而授焉銘曰

無所施于世。而行能已著于家。將道之探而學焉。已得其英華。並垂成而中毀曷以泯吾儕之怨嗟。

教授胡君墓誌銘

君諱禹冀。字載川。太平府儒學教授。自余有知識。見朋齒中背面皆稱胡先生。嘗至姑孰。憩君亭館。君適他出。往來嬉遊者。皆曰。胡公賢者也。雖兒童女婦亦然。夫天下之最難饜者。人情而細。人又甚焉。而君之所得于衆人者。如此異矣。余遊四方。未得時見君。曾以事接談嬉。無甚異人。厥後亡凡百川授經。姑孰踰年歸。曰。胡公賢者也。口未嘗言學。而叩以六經子史奧蹟。衆人所難明者。能記辨之。因就習於君者。而考其行。乃知君自成童以後。黽勉于人道六十餘年。未嘗有出入也。君以順治乙酉舉于鄉。至康熙乙酉。始自姑孰告歸。重見鄉後進之歌鹿鳴者。人爭羨之。以謂前輩登科後甲子復一周者。獨嘉靖中石城許公。而君即許公彌甥也。君之生也。未嘗有疾病憂患。終日熙熙。踰八十。食飲行步如平時。君生于明天啟丙寅。余每見與君同時人。其形貌辭氣。必駕于後生。遭遇多坦夷康樂。蓋方是時。明運雖衰。而太祖立國之規模。遠迹三代。其教化之通乎陰陽。而凝聚于萬物者。

厚矣。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君先世蘇州人。洪武初遷金陵。世多潛德。考
諱某。妣某氏。兄弟六人。君伯也。壽八十有二。卒以

大清康熙丁亥十二月。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謂俗蓋陂而遇君則甚平。謂天不可知而賦君者獨貞。先民有躅於君猶徵

陳馭虛墓誌銘

君諱興。字馭虛。京師人性豪宕。喜聲色狗馬。為富貴容而不樂仕宦。少好方。無所
不通。而獨以治疫為名。疫者聞君來視。即自慶不死。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
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余遊京師。僕某遘疫。君命市冰。以大器貯之。使縱飲。須臾盡。
及夕。和藥下之。汗雨注。遂愈。余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闐。食腥
羶。家無溷匱。污渫彌溝衢。而城河久堙。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氣憤盈。
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人膈臆困憊忿蓄。而為厲疫。冰氣厲而下滲。非此不
足以殺其惡。故古者藏冰。用于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
也。余嘗造君。見諸勢家敦迫之使腐。至使者稽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卻之。退而
嘻曰。若生有益于人。死有益于人。吾何視為。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嫚語。相訾謷。

諸公意不堪。然獨良。無可如何。余得交于君。因大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余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君家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為維婁。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取為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君之杜門不出也。余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為我德。乙亥余復至京師。君柩果肆。遺命必得余文以葬。余應之而未暇以為。又踰年客淮南。始為文以歸其孤。君生于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某銘曰。

義從古迹。庶世隱于方。尚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胡君之心與人異。

龔君墓誌銘

君諱聲振。字以成。先世江西進賢人。遷金陵。余里居。友其世父孝水。至京師與其父于路遊。君總角。余過孝水。見之門塾中。其後余行四方。孝水客大名。而于路官京師。不見君者十餘年矣。余遘患。吾母北上。載婢以從。為關吏所扼。置天津。踰歲

而吾母疾大劇。婢不可致。計其費當三十千。南昌彭尹作曰。于路使粵西。其子在是。吾為子語之。其半可任也。越日君具以來。事遂集。既而聞之。乃貸于金陵賈人也。余多年不見君。叩曰。猶務學乎。曰。未廢也。曰。曾試于有司乎。曰。為是北來。其不遇奈何。曰。已舉于京兆矣。其貌慙而辭質。不異在門塾時。余閱世久。見齒與余若者。其設心及容貌辭氣。已不若長老之篤。而後于余者。則少異焉。又其後則又異焉。每以為非世教之細憂。君稚齒而聞父之友之急。無難辭。其將之也。無德色。少而得舉無寬容。其性質有大過人者。而竟天死。嗚呼。是豈獨龔氏之感耶。君卒於金陵。家人秘之。余與于路屢見而不敢言。訃既至。乃唁而為誌。以歸焉。君卒於康熙丁酉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三。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胡混叢衆萬。而獨秉其英。芒乎芴乎。遽返乎幽冥。吾求之播物者。而不得其情。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大司寇韓城先生繼室。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縉之母也。夫人之卒。苞以門生即事喪所。讀先生所述。夫人之行。盡然增哀敬。先是夫人遘疾類痺瘻。及先生得末疾。夫人舍其疾而惟先生之疾是憂。遂浸加至不可療。苞居先

生之門最久。而親族姻黨道夫人之賢如一口。蓋不獨家事治。其輔成先生之德義有為行述所未及者。夫人既卒數月。而先生病不能興。苞每往視疾。未嘗不傷先生之衰困。而不獲夫人相左右也。及先生歸田。逾歲而疾漸平。視聽不衰。喜過余望。而又痛夫人不獲與先生偕老。而從容于林泉也。丙午秋縉以書來徵銘。乃質言而係以辭。夫人卒于雍正元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二。長子綱。元配李夫人出。與縉同登癸巳甲科。女一適士人孫四。長祇公早殤。次民先嗣。綱次立。先次因先俱縉子。于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起家編展。惟福之綏。作嬪賢達。惟聽之宜。生有令聞。女婦所儀。沒有遺施。君子所怖。年逾六甲。子姓茲茲。兆云孔安。庶無顧思。

謝母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余將行塞上。妹夫謝天寵聞其生母王孺人之喪。泣而言。必得誌銘乃歸。孺人之歸謝氏也。年十有八。其卒也。六十有一。而為嫠者三十有六年。始新津縣令謝君仁趾聘孺人為側室。踰年而嫡死。遂攝內事。自孺人始歸。新津君已遘心疾。惑易無常。孺人與生三子一女。皆在憂懼中。自新津君沒。家益

落諸子皆寢艱。孺人有弟客死于非命。積軫鬱。癰發于乳。醫者求索不稱意。投惡石以反之。遂成銹疾。二十餘年不瘳。計孺人之在謝氏。自少而壯而老。未嘗有一日恬安。其恂慄自苦。不獨以為嫠也。往歲孺人六十。天寵歸為壽。舊所患良減。其家人之訃云。乃者孺人時自寬。食飲有加。其疾以卒。旬日間事耳。嗚呼。此昔之仁人。所以不肯一夕離親而宿于外也。天寵之依余于北也。以余北遷。女弟御吾母以行。乃用此不得親母之含斂。以余之恨于天寵。固不能已于言。況重以孺人之節乎。王氏江寧故家。其先世有官指揮使者。孺人卒于二月十日。以某月某日附於新津君之兆。在江寧縣某鄉某原。銘曰。

命之惶。節之亨。載此貞名。尚何憫于其生。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呂氏自明大司馬忠節公家法為中州士大夫宗而奕世多賢婦人。少司農坦菴公未與余相見。即因吾友崑繩通問。以索交及。余與宗華同會試榜。光祿好。余尤篤。由是兩支子弟。往來京師。鮮不過從。而意相鄉者。乾隆二年春岳池令憲曾。以母王夫人狀。因宗華以求銘。夫人司農繼室也。始歸憲曾將冠。而宣曾生五齡。新

喪其母。女子子五人。去逾旬而司農之官甯鄉。夫人居守。撫慰勤懲。男女長幼咸安焉。其後憲曾再喪偶。遺子女數人。夫人鞠育一如宣曾及諸女弟。而兩女早出室者皆寡。外孫窮無依。為紀衣食。月要旬致。延及支庶。夫人隨司農仕宦數十年。諸子皆通籍。而夫人所出守曾尤早。達顯榮鵠奕乃世。所謂難逢而可羨者。然其拮据勞瘁。視貧家婦尤甚焉。守曾為宣化太守。憲曾令岳池。每戒之曰。汝父常語家人。居官而求便于身。則不便于民者多矣。又曰。吾親兄弟各食力。而憂寒飢。母以我故餽遺。惟妹適陳氏者。及憲曾舅氏甚寢艱。勤周卹可也。買婢而還其家。不責以值者凡三人。其一大父為諸生。立遣之。父母不受。曰還則享矣。乃善養。視歲熟而歸之。嗚呼信如憲曾所述。古之所謂婦順者。其備乎。詢于宗華曰。是吾先人家法。世母敬帥而行之者也。惟始至吾家。曲蘖隱愍。有人情所尤難者。狀蓋未之能具焉。嗚呼若是。則銘其可辭。王氏河南新安人。父養林。鄉里稱長者。母牛氏。夫人其仲女也。司農為僉都御史。

誥封恭人。

今上御極。覃恩自齒朝以上。均得以父職官所極品階請封。遂晉夫人。以乾隆元

年正月疾卒。享年五十有五。長子憲曾前夫人徐氏出。康熙戊子舉人。次宣曾王氏出。康熙甲午舉人。次守曾雍正癸卯舉人。甲辰進士。授四川驛鹽道按察司副使。以夫人疾革未赴任。孫男八人。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女教之明嫡膝恩隆。同氣之愛下型于所生及俗之傾繼室有涼德而父子兄弟咸不得其情。有碩夫人秉德之貞盡室和寧。有孚以光亨及而雲初家則是承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春三月丙午賊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死社稷。越日出殯東華門外。有明臣憚踊號呼以前哭三日無停聲。伏地昏然且死。其家人迹之而負以去。時衆方闕竟莫知為誰。其後李國楨死于山陵。一時遂爭傳為國楨事。而習于國楨者。又按时日以推其迹。而以為無有。康熙己巳余遊真江遇蜀人劉孟易偶言明季事及此。孟易蹙然曰。是吾先子也。甲申城陷失先子所在。僕邱文求索數日以歸。則昏然迷人事矣。越日而蘇。卧疾數月。常忽忽自恨。賣卜燕市居六年。病且革泣而曰。吾昔憚踊東華見大行皇帝短衣短襠。先后繼以小牀載至。鼻有傷痕。易棺再斂。藉灰掩紙而已。我死斂用灰數斗。紙覆之加于此者。子為不孝。戚友為不

仁。因出公手書遺令示余。又十年而孟易改葬公于金陵。求銘于余。余觀公之生
也。不欲以此自暴。必不忍以垂死之言欺其子。而國楨之事。雜出于一時紀事之
書。著于南渡褒卹易名之典。又非可苟冒也。豈臨于梓宮者。公死于山陵者。國楨
而世傳為一人。事與此跡之衆著者。經時未久而已。難得其實如此。此古之人所
以重于為史。而不敢自任也。然吾觀百家所記。往往同事而異其人。而太史公之
書。有一事再見。而彼此相抵者。豈非傳聞異辭。無所據以攷其信。故並存以不廢。
雖然。則公之義。又惡可沒哉。公蜀卽大邑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司理累官兵部郎
中。嘗讞大獄。陳時事。再忤莊烈帝。特命謫官。初娶金氏。生子孟鼎。再娶汪氏。生孟
京及一女子。又娶傅氏。生一女一子。子即孟易。女與前夫人子女皆在大邑。蜀亂
不知所終。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前夫人已葬大邑。今附者
獨傅氏夫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與公合葬京師某原。今遷
葬金陵某鄉某原。從公遺命也。銘曰。

胡守道執義而仕。再而顛。胡遭變砥節而迹晦。于人言。苟魂魄之不愧。諒無恨于
重泉。邵懿辰曰。誌劉公不著其諱。殊可怪。按明史據魏禧言。辨國楨死義之誤。斷
為降賊後為賊拷掠死。則東華哭拜之為劉公明矣。鈞衡曰。太學題名碑

錄崇禎辛未進士有劉養貞四川
夔州府大邑縣人殆即此人歟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

公諱右曾。字西涯。先世海鹽人。明永樂中遷仁和。祖瑞州太守。諱之奇。始中乙科。父諱頤和。發聲庠序。公少異敏。既冠游京師。聲華厭儕輩。名貴人皆延頸願交。丁卯舉京兆鄉試。弁國子生。戊辰成進士。入翰林。庚辰改刑科給事。由右通政歷光祿太常卿。遷通政使。特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尋遷吏部右侍郎。兼掌院事。公在諫垣。所條議甚衆。而豫荒政。釐邊儲。緩燬鑄。糾督撫監司。養姦蠹民。其語尤著。薦紳間丙子主貴州鄉試。丙戌充會試同考官。皆廉公號得人。及視學中州杜苞苴。請託絲粟不取之。官中勸學厲教。終事無一語可瑕摘。其司通政奉命副少司寇某赴廣東讞楊津叩閹獄。事成議傳法。同官拱手受成。歸報果當上心。及貳吏部。其正乃白山富公。遂寧張公。二公夙廉辨有威稜。得公協心相助。甚歡。而遇事或異議。二公多黜已見以從公。未嘗以為忤也。自富公督師西邊。惟公與遂甯公為衆望所注。而遂寧公時承使以出。則公獨當之。公性明達。凡案牘涉目。即洞其奸弊。選人有挾大力者以要。必破其機關。使終不得。遂由是干進射利。

者皆聚怨于吏部而遂寧公在事久見知於

上深莫可搖動。遂爭為浮言以撼公。公早歲知名。交遊滿天下。在翰林十年。日與士大夫流連詩酒。及改官諫垣。列九卿。則閉門謝親知。孤立行一意。以故館中後進及羣士亦不能無望焉。辛丑六月

上命政府諭公解部職。仍掌院事。時公抱羸疾。已踰年入秋。遂劇。次年正月竟卒。始公以文學見知於

上。院中擬撰祭告記序之文。出公手。或經改削。奏必稱善。其遷吏部赴熱河行在。上問公詩。以旅舍所作文光果七言律一章。頃間宣示。

御製詩一章。目為詩公。聞者驚羨。度公進用且不次。而十年不調。卒奪一官。以公恃

上恩遇。不恤人言。又于故舊或不能無偏厚。而衆遂指目為口實也。余與公交近四十年。公既顯。余勇于責善。或衆人所難。茹而公終不以是疏余。故憫其困于人言。不獲終。

上之恩遇。而略舉聞見所及。以傳信于來者。公有至性。四歲時。瑞州疾篤。夢中驚

呼或攫阿某去。即應聲曰。某在此。自是不離寢榻。少孤。自隱傷。及貴置義田以收族。所遺于子若孫者。不能校豐也。其詩既刻者。曰使黔集。餘藏于家。公生于順治十二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七。元配

誥贈夫人。子六人在官。在藻學植。俱先公卒。學聚後公卒。今存者。學基學顯也。女子五人。俱適官族。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胡達之易而行之難。謠詬抑根。其徒乃實繁。方其生也。宵壬以為儕。而君子亦責之備。今其死矣。賢者為之憐。而衆人亦有餘思。幽靈有炯徵。此銘辭。

彭訥菴墓誌銘

君姓彭氏。諱佑。字承吉。號訥菴。始祖宋東京留守參軍忠。扈隆佑太后南遷。遂居南昌。七世祖制使義斌。真定之戰。與弟五人同日死。事載宋史。家聲顯江右。至明季衣冠尤盛。諸父昆弟多顯仕。君既冠而諸公皆次第罷歸。父禹功尤砥學行。深藏不市。君遂力田以養。且耕且讀。書足迹不至城市。父母歿。年近四十。始有四方之志。君才略過人。諸大帥爭致之幕府。而名績尤著于粵東。時三藩逆亂。君與甯都魏際瑞以策說平南王不合。遂遊諸方面間。而制府金光祖雅重焉。劉進忠畔。

官兵合圍潮州。議繞營掘濠而近營塚數百。居民洶懼。君詢知其俗多深葬。語光祖掘濠計誠便。第深廣踰常。民且以役死。莫如寬上狹下。如釜形斜深丈許。即無傷墓中骨。光祖稱善。因屬役于君。民大憲。未幾城下。君在軍數年。倦遊將歸。會海寇趙子龍犯肇慶。欲招之降。而難其人。強君往。至則露刃相向。君屹然注視良久。曰。若非濠半街趙某乎。趙屯胄涕泣立解甲歸順。始趙居廣城。衆辱之于市。君解之與白金為生計。故一見而屈云。光祖將上功用君攝監司。而君遂行。抵廣州。撫蠻滅寇。將軍傅宏烈以書幣迎謝。曰。公惟抗直輕信。人勿蹈賊計。吾二親未葬。子幼不復來分憂矣。已而賊詭計約傅入營。果遇害。君在軍。諸公所遺金幣。皆隨手散。至家解裝。僅買屋兩楹。田數十畝。而葬四世十喪。凡族姻及朋友之子。不能殮不能娶者。多代營焉。生平志節。慷慨遇王公無所屈。履險歷變。坦然如平常。及家居。豪暴人侵凌詬評。避之如畏。然君近四十始出遊。旋歸數年復出。至五十竟歸。始出遊。娶夫人郭氏。近四十矣。後舉四子。及孫皆登甲乙科。一子官翰林。君年九十有二。夫人八十有二。實親見之。夫人江寧名家女。善治家。子貴後猶勤內事。與君布衣蔬食。蕭然如故云。君生明天啟癸亥七月二十三日。歿今康熙甲午九月。

十六日。夫人生崇禎某年月日。歿今康熙甲午某月某日。子廷典廷謨並戊子舉人廷訓翰林院編修。廷誥癸巳副榜。女一適士人。孫五長元堪與廷誥同中副榜貢太學。以某年月日合葬某鄉某原。銘曰。

既挾策以干時。乃成功而不戶。⁸嗟心迹之相判。繫惟君其自知。

顧飲和墓誌銘

君諱一木。字飲和。故編修江都顧公諱圖河三子。公以詩振聲淮海間。登上甲鄉人榮之。故諸子皆近文章。余會試出公門。公喪自楚歸。始見君江寧舟次。隨赴弔至君家。君從諸兄後退然。未嘗一接語言。⁸其後君師吾友胡襲。參襲參言君好書。稟氣不類世俗人。君娶于江寧龔氏。其俗不親迎。而母將女至婿家。為苛禮以抑壻。一夕稽首至二十有四。妻之母坐而受之。古者九拜稽首最重。非君父無所施而數止于三。見于傳者惟楚臣申包胥乞師秦庭。九頓首而坐。外此無有。唐顯慶禮。子拜父坐母立受。事妻之母。隆于君父。最陋俗之宜革者。偶為君舉之。君遂執禮以爭。婦家陳說。百方卒不可奪。余自是知君植志果異于衆。人君家大橋遠城市而多故。家族姻比屋居。林沼相錯。余每至君家。君兄弟常靜習宅後小園。竹樹

翁醫誦讀聲鏗然。間引余過旁舍。亭廡籬落。泉石花蒔。無不可愛。余嘗謂君吾輩為衣食謀。促促至衰老。學不殖而落。行溷于俗。皆此之由。子年少守先人田廬。諸兄持門戶。俯仰泰然。用此學古人之學。而企其行。孰相難者。君忻然若有意于余言。自余遘難北徙。遠離五六年。未知君所造竟何似。而君伯兄友訓以書來。訃君中暴疾死矣。君侍母疾。服勤羸其躬。居父喪。毀瘠稱禮。邇歲約諸史之文。欲自成一書。絕筆于南史卒之前夕。猶編錄不自休。友訓云。君生于康熙己巳三月。卒于乙未七月。年二十有七。子季炎甫四歲。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有軌其萌。而或剔之。有坦其行。而頓踣之。惟縱浪于大化。孰究測之。

長寧縣令劉君墓誌銘

康熙五十三年冬。山陽劉長籍主余家。守選得廣東長寧令。索全文贈所處。余曰。吾何言。世有不必見其政。而知為循吏者。子是也。俟子政成而書之所言。不更有物乎。君曰。然。長寧去京師水陸數千里。計程當以次年仲夏抵治所。而杪冬見除目。則君死矣。辛未壬申間。余初至京師。士友爭傳太學生教習考滿。有恥干謁而黜于吏部者。曰二劉君。一無錫劉言潔。一君之兄紫函也。時未得交紫函。而從言

潔悉其為人。及丙子始識君于京師。一見如舊。蓋余以夙知紫函故。親君而君兄弟亦得余于言潔也。君體羸。好讀書。善琴。得雅聲。余每疲憊。輒就君聽琴。一再鼓心。常酒然。其後往來南北。過淮必館君家。淹留信宿。君與紫函率子弟從問文章。酌酒引琴。每夜分猶不能罷。及君就遜。余難後志氣益索。老母沈疴。君主余家。凡數月。而未得一聽君琴。君顧余促促。每悄然不樂。將行。謂余曰。粵東物產為天下饒。而近羸敝。中家以下。舍姦盜無以為生。由吏者皆以為沃區。而多求以耗之也。吾幸有舊業。誓絲粟不取之官中。而君之死忽焉。豈此方之民。當困于貪殘。而不獲承良吏之休澤。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君晚學古文。常出數篇示余。簡而有意。故欲得余文甚切。乃竟不克及君之生而為之。故誌其墓以慰君于幽。且以紓紫函之哀。君諱永祿。丙子順天副榜。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妻某氏。有女三人。以弟之子某嗣。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大原高陵生良材。尺截寸斲人所哀。況毀不用徒為災。

誥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銘

君諱丙謙。字爾牧。磁州人。自身以上。數世皆顯仕。弟及二子舉甲乙科。而君未三

十即絕意仕進。君少與弟腹菴為名諸生。鄉人屬耳目焉。張氏故華族。自君曾大父司馬公顯功名于河朔。大父庶常公與孫徵君講學漳滏。為海內士大夫所宗。父樸園公復官翰林。三世親賓造請。饗餽無虛日。而家清白芻薪常不屬。君曰。不可以憂我父母。因自請治家。而使腹菴一意于問學。腹菴之舉京兆成進士也。君如身有之。其守官中外。所至有能名。君如身致之。江南佳山水。樸園公視學。君獨以持門戶留。及公偶抱疾。君聞馳省。時河北山東大水。昏驅宵涉。刻日而至。公大懼。遂脫然愈。太夫人成氏。在江南遘末疾。其後樸園公予告歸。亦未疾而公念國恩。必欲腹菴宣力于朝。君獨身調護二老人。在視眠食毫髮皆節適。其不脫冠衣。久者至三月餘。及二親皆篤老。腹菴始得歸養。而君自是憊矣。君之卒也。後樸園公五十四日。其疾也。以哭踊足弱而顛。時君次子坦官京師。彌留中無一語及之。獨連呼曰。負吾母。君性慈良。無畛域。里嫗疾術者。曰必哆囉。呢大赤者。灰之以和藥。乃可療。君聞裂所服而予之。州尹某無故相陵侮。適名貴人與君有世講。奉朝命過州。尹使人微伺君語。及之終無一言毀傷。遂慙服。觀君之器量。使得施用。所就當如何。然迹其隨境而自力者。亦可以無恨矣。君為州學生。以坦仕封內。

閣中書。卒于康熙甲午八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其先世名籍具有傳誌。故不載。前夫人劉氏。先君卒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某鄉某原。子五人。長塏辛卯舉人。次坦壬辰進士。餘皆幼女二人。銘曰。

寧竭注而無餘。抑深中而不見其所施。知德者鮮。惟君其近之。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丙。厚字爾載。號腹庵。河南磁州人也。自曾祖父司馬公以下。世為名貴人。君年二十餘。舉甲乙科。好射獵。飲酒歌舞。盛服玩而倜儻。有奇氣。君父學士樸園公。視學江南。余與魏忠節曾孫方甸同客使院。其後方甸夭死。父老子幼。余通書于君。浹月而其父來告。公子屬吾鄰郡。通判歲給三十金。去官乃止。吾友崑繩歿。子兆符貧無依。時君罷官家居。余命抵君。君曰。吾田可分。宅可割也。立與百金。俾迎母妻。遠近親故。孤嫠聞之。多盡室而往。君皆館焉。冗食者百餘人。家人苦供億。君曰。吾平生妄費。惟此少近正耳。樸園公患君耗用。陰命君凡爾牧守藏。及爾牧病篤。始命君稽其數。而語不可辨。其繼室曰。吾不知君。遂不復問。樸園公及爾牧相繼歿。爾牧諸子異母。或不能平。君戒勉而命各以意占田宅之近者。腴者。

而自取遠瘠。括餘財悉推予之。自是母子兄弟無間言。置義田。贍族鄉人。緩急叩門。未嘗以有無為辭。久之無老稚。背面皆稱腹庵公。始君令交城。輦家財代貧民出賦。為刑部郎中。凡勢家請屬。長官力不能支。則使君主斷。衆皆避之。年羹堯總督川陝。與君故固請以往。盧中丞傳語將委署內地監司。君曰。吾田宅園林聲伎圖畫。足以休老。何所不足者。徒以少負氣。世受國恩。常欲笞兵絕塞。為是以來。江東方望溪以書責余曰。子之西行。危若朝露。今乃以監司屈耶。時巡撫總戎旅見羹堯。盡階則膝行以前。而君長揖屹然衆人中。如是者三。遂自陳願咨部候補。尋卒于京師。始君與余交。余常落落。而君昵就余。或構曰。方君謂子紈袴。全無知厥後君心賤其人。且覺其憾。余乃告余以構語。及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至之日。冢宰富甯安與司寇雜治。命閉門毋納諸司。君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方某事耳。因陳古義以勸富公。聞者莫不變色。易容。語具余癸巳結感錄中。嗚呼。如君者。乃古所稱跡弛之士也。而不得一試其用。以顯功名。徒以貴遊豪侈為衆所譏。其知者亦僅目為任俠。故君遇非窮年。非促而實貴。志以歿。惟余知之。不可以弗識也。君卒以雍正二年某月。享年五十有八。

九母成氏相國太傅諱克翬之子。前相國文穆公之孫也。妻崔氏早卒。繼室王氏。子長壬。次坤女一適宦族。君之父母及兄余皆有表誌。故系世不具。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原銘曰。

命于衆為豐。遇于材為窮。行于俗多詫。志于古多同。吾為君銘信而有徵。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君姓余氏。諱甸。字田生。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人也。自為諸生。即以名義為己任。好面折人。於善類操之尤切。用此修飭之君子。亦不樂與之居。同俗趨勢利者。聞其風。豫懷疾心。康熙丙戌成進士。初試江津令。時西事起。澤望破藏。連青海諸番謀窺川陝。年羹堯巡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君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君不出使者譁。乃開門坐正堂。命反接。衆相視不敢動。君馮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籜。丞簿皆曲跼為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百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官。但我民自今無怙恃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因弁吏索原文。君曰。還報大人。我無子閉門待死。原文已間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

旬月聲震京師。羹堯曰。此民所戴也。斥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君應入為吏部主事。時冢宰張鵬翮久為督撫。入掌諸部。號為剛直。少宰湯右曾聰明辨察。吏不能欺。不惟官中無能異同。九卿廷議多取決焉。及君至。屢與齟齬。固植不移。凡會議直前爭辨。盈廷愕然。終不能屈也。主選二年。權要富人子。求速化者多為所格。長官喜得君以有辭。而亦陰患其顛。間絀其議。君怒。求退甚力。吏胥大喜。私語求進者曰。毋躁。此君將去。必可得也。君聞之。條列文書。達部及已駁議而未奏者十餘事。曰。凡此皆作奸巧法。易為所蒙。必上聞。吾乃去。長官許諾。乃探懷中出告歸牒。旋丁父艱。既免喪。猶廬墓側不歸。集古金石法書作隸篆行草。徧攷諸史。與知故盤旋。若將終焉。湘潭陳滄洲每歎並世無豪傑。並少趙死不顧利害。人余以君告。曰。斯人其次矣。其抗直大類吾子。及滄洲督河。首薦君為充宵道。士民聞君至。訟獄者爭赴焉。幾奪廉使之政。久之廉使及巡撫所已弊。亦赴憲于君。君刺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大當。乃止。滄洲歿。齊蘇勤以工事劾君。士民相隨聽勘者數百千人。蘇勤巡工至君所。部父老結綵手炷香稽首于舫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于地。高如邱陵。齊呼。

還我余公。吾民萬世尸祝。河督大驚。慰以寬言。衆皆涕泣曰。吾民愚。非得實據。不敢退。河督許拜疏出。矢言。衆乃散。

世宗憲皇帝聞之。立召君入見。退語執政曰。吾又得一直臣矣。擢山東按察司副使。政聲少減于為監司時。以君自始仕。意主以善感人。又謂近聖人之居。宜崇禮教。輕刑罰。不知頑梗不可遽化。故民未見德也。逾年入為少京兆。君歷官皆盡革陋規。其陳臬憐囚徒不能自衣食者。酌取商人歲饋三之一以貲給之。兼完囹圄修學宮書院。聚教羣士。委有司公用注籍。會繆沅勾察山東鹽政。列參。君解官出質。讞成面籍追補。而閩人或私相訐摘。怨家題楹詩句。以為怨望乃君所書也。唐舊詩有官止作山林。老平地能開洞壑幽。有司欲假此自為功。復致君于獄。事未白而卒。君為人辭色雖厲。而虛中樂善。出于至誠。巡撫某嘗疏薦海豐令湯豫誠擢知兗州府事。謁謝曰。此

上意也。子見究甯道。自知之。及見君叩曰。子與吾友望溪何交也。豫誠曰。某知世有方子。方子未必知世。有豫誠。君曰。吾蒙詔入覲。及郊。方以書來。曰。恐不得與子相見。山東廉吏無如海豐。子何道與相知。

豫誠曰某不知也君甚喜已而相視泣然君既歿豫誠每流涕為人道之聞者感傷。厯官之地父老子弟皆羣聚哭奠丙戌會試榜發余以母病遄歸未與殿試同榜生俱未面君入為吏部始造余出所刻四書文則序之者余也作而曰甸之文子宜知之然予知吾文未若吾之自知故代予言遂相與為友其再入為京兆倅屋近吾廬要言公事畢必相過余退直少暮輒曰何為是栖栖者與及出就理執余袂而唏噓曰吾平生臨大難不懼此行自忖不宜有大咎而心搖搖豈吾氣衰死期將至邪余曰聖天子在上子何憂君曰中外狺狺吾恐思見君而不再得矣又曰古之君子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吾輕用吾身以困于羣愚終無以報君父悔其可追子慎毋再誤哉君晚而有子方四歲君出質余間日必往攜持叩之閩人今長成將冠矣索君之行狀久不可得乃略舉人所共聞之及與余為交之始末譜而銘之以歸其孤銘曰：

有虎負嵎或編其鬚甘爲櫻網而得亨衢既結

主知謂宜遠施張辟四設歿志長齋斯民則直士論惟公令名無隕是亦有終

兄諱舟。字百川。性倜儻。好讀書而不樂為章句文字之業。八九歲誦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祫衣中。避人呼菴語以所由勝敗時。吾父寓居棠邑。留稼村。兄暇則之大澤中。召羣兒布勒左右為陣。年十四侍王父于蕪湖。踰歲歸曰。吾鄉所學無所施用。家貧二大人冬無絮衣。當求為邑。諸生課蒙童以贍朝夕耳。踰歲入邑庠。遂以制舉之文名天下。慕廬韓公見之嘆曰。二百年無此也。自以時文設科。用此名家者僅十數人。皆舉甲乙科者。以諸生之文而橫被六合。自始一時。名輩皆願從兄遊。而兄遇之落落然。江西梁質人。宿松朱宇緣。以經世之學。自負其議論。證鄉經史。橫從穿貫。聞者莫不屈服。而兄常默默退而發其覆。鮮不窒礙者。苞謂兄盍譬曉之。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兄長余二歲。兒時家無僕婢。五六歲即依兄卧起。兄赴蕪湖之歲。將行。伏余背而流涕。其後少長。即各奔走四方。余歸兄常在外。兄歸余常在外。計日月得與兄相依較之。友朋之昵好者。有不及焉。兄常曰。吾與汝得常家居。俾二大人無離憂。春秋佳日。與二三同好。步北山徘徊墟莽間。候暝色而歸。吾願足矣。及庚辰四月。余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皖江。而疾遂篤。未得一試斯言也。弟林先兄十歲卒。兄欲于近郊平疇買小邱。自

為生壙而葬弟于其側。辛巳四月余為弟卜地于泉井。夢土人云伯夷今葬是。余不忍廢兄之命。遂以次年三月十六日遷弟柩與兄並葬其村之北原。兄歿于康熙辛巳年十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七。要張氏子道希道永銘曰。
不若于道者天絕之。胡體其所受。而至于斯。矧材與志古固有不遂。而又何怖。

弟椒塗墓誌銘

吾弟既歿且十年。吾與兄奔走四方。尚不能為得一邱之土。而兄亦以憂勞致疾。卒于辛巳之冬。踰年春始卜葬于泉井之西原。而以弟祔焉。自乙卯以前。吾父寓居棠村。弟始孩依母及羣姊。而余依兄。戊午後兄侍王父于蕪湖。而弟復依余。自遷金陵。弟與兄并女兄弟數人皆瘡痏。數歲不瘳。而貧無衣。有壞木委西階下。每冬月候曦光過檐下。輒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漸移就暖至東牆下。日西夕牽連入室。意常慘然。兄赴蕪湖之後。家益困。旬月中屢不再食。或得果餌。弟託言不嗜。必使余啖之。時家無僮僕。特室在竹圃西偏。遠于內。余與弟讀書其中。每薄暮風聲蕭然。則顧影自恐。按時弟必來視余。或弟坐此。余治他事間忘之矣。弟性警敏。雞鳴入市購米薪。日中治家事。客至佐吾母供酒漿。日入誦書。夜參半不寐。體素羸。

吾與兄數戒之不得。竊恨焉。果用此致疾。方弟之存。家雖貧。父母起居寢食毫髮以⁸上。弟皆在。視得其節。弟歿。吾與兄勤志之。輒復遺忘。吾父喜交遊。與諸公夜飲。或漏盡乃歸。旬月中間者僅三數日耳。弟恆令家人就寢而已。獨候門及余繼之。則困不支矣。弟疾起于丁卯之冬。時余與兄避難吳中。弟偕行。喀血隱而不言。血氣逐大耗。真卒也。以齒牙之疾。蓋體羸不能服藥也。先卒之數日。余心氣悸動。父命避居野寺。弟彌留。及夢中呼余不已。嗚呼。昔之人常致死以勤禮。余未有大疾而廢馬。悔與痛有終極耶。弟初名棠君。後更名林。字椒塗。卒于康熙庚午三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一。銘曰。

天之於吾弟。吾兄酷矣。使弟與兄死。而余獨生。於余更酷矣。死而無知。則已。其有知。弟與兄痛。余之無依。毋視余之自痛。而更酷耶。

墓表

李瑞臣墓表

先生季姓。諱熙。字瑞臣。上元人。明季諸生。教授里巷間。卒年七十有五。有子咸若。與余為兄弟交。庚午春。余弟椒塗疾革。余體氣忽變。常。先君子命避居野寺。咸若。

有弟早夭。與余相憐也。招至其家館余于門側小室。而先生授經南堂。家無僕婢。傭農家子未成童。每質明先子起。視童子埽除室堂庭階。捧盥設酏粥。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傭者亦自得其為僕焉。頃間學子至。受業以次。師為師焉。弟子為弟子焉。薄暮移坐階下。延客語。咸若授徒歸。進果蔬酒漿。漏鼓移乃罷。父為父焉。子為子焉。咸若之妻常侍姑至余家。左右扶將。姑為姑焉。婦為婦焉。昔程子嘗歎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盡其分者之多。而余觀詩書所稱。以及周官戴記所陳述。每思古者教化備而禮俗型。無貧富貴賤男女少長。各得其分。而性命之情安。當其時。毗庶之家法。後世士大夫有不能守者矣。因欲為文著所見于先生父子間者。以示鄉人而未就也。越中十年。至今庚子。咸若來徵銘。乃揭前事以表于墓。先生于書無不究覽。尤深于易數。而未嘗與人言。嘗以恩子詩示先君子。然後知所得于詩亦有過人者。楊先生鹿園金陵奇士也。於時人概不快意。獨與先生為寂寥。未畢而繼之以哀。咸若云先生卒于康熙壬申。妻某氏卒于康熙壬辰。以某年

月日合葬安德鄉獨樹山之陽。桐城方某述。

萬季野墓表

李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既歿。有弟子曰黃宗羲。梨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為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于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于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為文家者八人。其于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况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為信。而人受

其枉者多矣。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益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捐。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予誠欲以古文為事。則願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于子矣。又曰。昔遷固木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匱漏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

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為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為吾更擇能者而授之。李野自志學即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李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稿及羣書。遂不知所歸。余述遭輒軒于所屬史事之大者。既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卧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李野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于平生行迹。莫由敘列。而獨著其所闡明于史法者。李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雷氏先墓表

雷生鋐。道其上祖兄弟八人葬同邱。請表墓口。述再四。而繼以書曰。先生非親懿久。故不為表誌。蓋懼行迹之虛構而無徵也。而吾上祖之事。則不待有徵而信。雷

氏自陝西遷豫章。一世祖甫自豫章遷寧化。甫生詳為唐進士。而卒于昭宗之世。有子八人。人生相愛。約葬同邱。塚以次平列。墓碑巋然。子孫世承祀。無所容其偽。僻在閩徼。少文獻。世久迹堙。故他行無聞焉。而生當五代干戈之際。無一出而仕者。又兄弟八人之卒。相去或數年。或一二十年。子孫其守遺命而莫之違。則其修于身而型于家者可見矣。在昔先兄百川有言。人之生也。受于天而有五性。附于生而有五倫。人于五性或蔽于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于五倫能篤于一。則其他必皆不遠于禮。鉉所云。不獨可徵其上祖之行。而所以推原祖德者。又可與先兄之言相發也。余兄弟三人。弟椒塗早夭。而兄復中道棄。余臨終命三人必同邱。不得以婦附。族姻士友噴噴焉。雖子姓不能無疑也。其後聞寧都魏禧兄弟嘗行此而今復得雷氏上祖事。用此知是乃篤于兄弟者之恆情。雖異于俗。而非有過于義也。昔唐陽城兄弟懼友衰于妻子。而終身不要。此于禮為非。而先儒皆存而不論。蓋以行必稽其所敝。俗之衰能為城兄弟之行者亦罕矣。無慮其或滋之敝也。況自周以前。本無婦必附夫之禮。而曷以兄弟同邱為怪詫哉。乃約鉉言而具詳其義類。為表以歸之。俾雷氏後裔。務敦睦以率祖。而亦以解吾子姓之疑焉。八人。

長伯泰次立次馴次強次郡次御次邵次均皆以名繫伯。其墓在寧化縣之下沙村。雍正十年冬江東方苞撰。

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公姓韓氏諱羨字元少江南蘇州人。少讀書通五經義疏性恬曠好山水朋游飲酒談諧終日不倦而處身特嚴其所不為不可以禍福利害動也。自明亡科舉之文日就腐爛公出始漸復于古世以比于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公以康熙癸丑成進士登朝不數年至學士或囁公使告歸公怡然曰是吾志也。居吳中十年以詩歌古文開其鄉之後。暇則與二三遺民徜徉泉石間。會有欲與公並起以為名者復召掌翰林院未幾由吏部左侍郎遷禮部尚書。旦暮且入相同列忌之。適江南歲會失庫金數十萬督臣與典司者有連上言非侵欺費由公事。上震怒下廷議左都御史某訟言法當誅公曰是其情即私而言則公也。且上得聞此其義足愧中朝士大夫忍因以為罪哉。忌者益增其辭而以聞於上。公由是得罪或謂公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伏闕下請罪累日即解公曰吾身可危臣節不可辱也。始

公未知名。崑山徐司寇乾學獨重公。及徐與要人相搆。罷歸田里。踰年復起大獄。將盡鉤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言攻之。以自湔滌。公時告歸。獨旦暮造其門。且為解辨于在事者。公之再起也。既為人所擠。某謂公當辭職。公曰。

上怒未怠。書上且重得罪。余曰。雖然義不可以苟止也。公再疏告果。蒙譴訶。由此愈艱危。自余往還公卿間。其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言而不疑且悔者。自公而外。吾未之見也。公待士出于至誠。士有道藝而不伸。如疾病之附其體。余獲交實公禮先焉。每聞余下第。必面責主司。及鄉貢相見于京師。愀然曰。是非子之幸也。予終不遇。學與行可成矣。未正月。公肺病甚劇。飲酒不輒。余勸公少止。公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崎嶇仕宦。碌碌無所建。豎負。

聖主之知今老矣。常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是日引余坐特室。自述生平甚詳。余愴然心動。後數日。公扈從南巡。公入余出。踪迹相左。遂不得繼見。公文學官績。宜列于史氏。其孝義實行。鄉人子弟皆有述焉。故不具載。獨著其進退大節。與余之所私得于公者。公三試。自鄉舉外皆第一。博極羣書。而與人居久。之皆忘其為名貴人。乍接之不知其蓄學問也。公夙好予文。得予筆札。必命諸子

寶藏之其葬也。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自表于墓之阡。從公好也。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人。其長者三人。已見頭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其辭曰。

公之生也。衆以為賢。而自視乃缺然。公之歿也。人以為悲。而樂之其如歸。更千秋而萬歲。孰能察公之時義。而識其心之精微。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君諱朝京。字子孟。泉州安溪縣人家福村。近李文貞所居湖頭。康熙丙辰耿精忠既就俘。而山海之寇復起。妖人蔡寅聚衆數萬。行過不供資糧者。輒以徇。官民眾族而居。時君已舉于鄉。為族黨之望。檄至子弟家僮環泣。莫知所為。君峻拒之。而戒衆保險。會沈陰。賊未至。為李文貞鄉兵所挫。福村無擾。由是義重于鄉。逮其孫曾。故老語及君。猶肅然。君始為莆田教諭。郡守知文貞重。君聞君貧。食少食而多糜。俾攝縣令。及鄰邑教官。家人私慶。衣食自是可少充。而在莆九年。盡室鋪糜無鞭朴。下牒詰責。不為動。方是時耗羨尚未歸。公有司皆謂己物也。而君獨自刻苦。

用代貧民輸不及額者。終君之任。邑賦無虧。君歿五十年。其曾孫獻瑤成進士。改庶吉士。歸葬其親。以表君之墓。請曰。墓故有誌。皆泛語無可採者。而瑤所聞於父祖者略如此。而以不載誌銘之由。曰。拒山賊不敢戶名。以蓋鄉里。先曾大人之志也。為邑宰則事多忤于大府。時于公貴盛。故銘者以為難。且曰。瑤事先生久。未有妄語于前。武強近畿。士大夫可周諛也。鄉邦則耳目衆著。敢以疑事溢言。為曾王父滋口實哉。瑤之請有辭。其事皆有迹可稽。故不辭而為之表。君壬子舉人。卒年七十有二。墓在近村世雅山。妻某氏。子五人。獻瑤世受重。其父緝熙。大父式政。系曰。

余方成童。見里塾中爭傳孝感熊公。陳時事。効輔臣疏。睢州湯公之歿也。堯峰汪氏誌其墓。於姦僉構陷。直言無隱。其後二家文集於疏中。指要芟蕪。無遺誌。則目存而空其籍。異哉。告君之言。銘幽之文。當其時無懼也。而事後乃欲泯其迹。不亦悖乎。自是以後。昧者遂奉為標準。凡士大夫直節昌言。概不敢以著于狀誌。不知為狀誌而蔽晦其先人。不若無之為愈。而綴文者。言之無物。益膚庸不足以自存。故因表君之墓。而並著之。使為人子孫及受其請而筆之者。知所裁焉。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成氏墓表

吾友腹菴既合葬其考妣而以書來曰先君子行迹應列于史氏而誌于幽墟者既詳矣惟吾母之所以劬躬勵後有足著為表儀而興起乎女教者不可以無傳也願子有表焉謹按夫人大名成氏相國太傅諱克鞏之子前相國謚文穆諱靖之之孫翰林院庶吉士尚若張公之冢婦而內閣學士樸園先生之妻也夫人少事父母以孝聞既嫁而舅姑安焉所以養生侍疾送死者一踰乎禮經樸園先生為諸生得一意于文學當官勤職不以家事自累皆夫人之助也二子長丙謙以篤謹聞于鄉次丙厚以廉公著于朝亦夫人之教也張氏自大司馬湛虛公為名臣庶常公繼起與夏峰孫徵君講學河漳士大夫遊中州者皆歸張氏夫人自姑卒以冢婦理家政凡饋獻賓客以及僕御芻秣毫髮以上皆得其宜其後樸園先生官翰林為國子祭酒視學江南生徒朋游日進丙厚成進士官刑部郎中所交多一時名雋凡服用所宜賓祭之式雖千里外夫人常為之節制而內自宗族姻黨以及廝輿婢妾無不得其懼心歲癸未樸園先生予告歸丙厚自交城內召需次于家與兄丙謙日捧觴為樂時夫人與樸園先生年俱七十諸孫繩繩五世一

堂夫人忽悄然不怡丙厚問故夫人曰吾何所不足者但物盛而衰吾祖宗之積雖厚而受報亦過豐矣無隳先德以長吾憂在若輩耳嗚呼夫人所見豈不類於知道者與夫人性惠和好施與聞二子能緩急人或濟人于難則邴然而喜二子因時勉于善以為夫人懼夫人病革猶趣丙厚置義田千畝以周宗族之無依者夫人卒于康熙丙申九月二日後樸園先生凡三歲享年七十有九葬舉于鄉樸園先生實司科試為門下生又嘗館苞于使院日接中州人士以及張成二姓之族姻故得夫人之事為悉而知丙厚之無溢言也於是据所述而表于墓之阡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襄城劉青蓮狀其先人之行不介而以書通曰吾父之歿七年矣而銘幽之文闕焉以至于今蓋難其人也吾惡夫為人子孫者以所未有之善隆其親而實誣之也故所舉無溢言願予察其情也余故聞中州之賢者數人而劉氏恭叔其一焉恭叔之兄子青藜為余同年友而青蓮之請銘也有辭余無以卻焉謹按君諱宗泗字讓一先世多潛德明季流賊之亂父漢臣以諸生佐督師汪公喬年城守署贊畫君兄弟三人皆好義伯仲任俠而君獨為儒其學無所不涉而卒歸于洛閩

其游皆畸人節士。而共學之久者。則關中李顥中孚。余觀自明之衰。東林復社諸君子。摧剝無遺。而天下幾不知有學矣。其後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往往振起於一鄉。以收召其徒。而中州為最。盛就其傑出者。其指意雖不能盡合于古聖賢人。而皆能以力行為宗。故其處者常矜名義。飭內行而出者。亦確然不失其官守。蓋學雖粗涉其樊。其為說不能無弊。而已有輔于世教如此。君之質行既足以錯於其鄉之賢者。而又能知道術之所宗。雖與中孚李氏共學之久。而自守其徑塗。終其身不易也。嗚呼。君可謂篤于自信者矣。君中歲學古文辭。晚所著中州道學錄。怒齋語錄。尤著士友間。其行之式于家。而化及鄉人者。青蓮述之甚備。而茲獨揭其所學之大指。蓋以自修者言之。必纖悉于庸行。而後為完人。而立言者舉之以示于後。則義無取也。青蓮于虛美其親者。既前知其非義矣。則于茲所以云者。何感焉。君以康熙庚午舉于鄉。例授內閣中書。未仕。以庚寅六月二十四日卒于家。年七十有四。冬十有二月某日葬于邑西東岡先兆之次。孺人周氏。子二人。長青蓮縣學生。次青芝。乙酉舉人。女二。皆適士人。康熙丁酉三月朔後二日江東方苞撰。

劉烈婦唐氏墓表

烈婦唐氏。襄城劉庶常青藜繼室也。先世浙江會稽人。遷河南新鄉。其家單微。轉徙少失父母。有兄寔艱。而婦好書史。陳義甚高。庶常失偶。聞其賢。以禮聘焉。年二十有九矣。既成婚三旬有八日。而庶常疾作。遂不起。烈婦將死之。叔姒請曰。聞嫂有身。今死非其所也。居無何。謂其姒曰。無望矣。越翌日晨起辭于殯。入寢室。閉戶自經死。時康熙戊子十有二月晦前四日。已酉。葬于襄城。蓋四旬有七日。烈婦少時嘗刲股療其父。及庶常疾復囁臂。以刃割肉。入首青黃色似非人。而神氣自如。庶常之歿也。其母年八十有五。卧暮食。每中燭學古文。戒寢門內無哭聲。自經之晨。猶親盥饋。然後退。烈婦家故貧。其兄卒。方其舉。流轉四方。僦居多窮巷短垣。烈婦時時佩利刃以備非常。鄰富人嘗假館。且貸給之甚殷。烈婦曰。此傳所謂無故之利也。會富人從其兄飲。覘焉曰。是可久與處耶。立促其兄他徙。庶常每言烈婦能文工詩歌。既死。篋笥間無遺跡。庶常夙以文學知名。二十年間。河南北為首稱。唐氏賢而慤期。卒歸庶常。聞者皆以為宜。而月未四終。夫婦各賈志以歿。鄉人莫不嗚咽。道路皆載其言。越十年戊戌。余始得其實于庶常之從弟青蓮而

表于其墓之阡。桐城方苞撰。

謝孺人葉氏墓表

孺人諱球。姓葉氏。又諱汝棟。閩縣人。庚午鄉試副貢士。謝君諱宣之妻。編修道承之母也。謝氏故孺家而鄉貢以俠重于鄉。信義著于師友。孺人實左右之孝于親友于兄弟。惟孺人曲當其心。鄉貢未中壽而歿。兄公壹以家政屬孺人。大事必諫焉。幼隨母依舅氏。授論語孝經毛詩。及長博觀經史。諸孤就傳夜歸。則為辨句讀考音義。兼授樂府古辭及詩。既成立。督教不衰。母也而秉父道焉。孺人生二歲而孤。母家四世。生養死葬廟祭。皆身任之。女也而承男事焉。及篤老。道承歸養。會修省志。中丞趙公以相屬。百年中大吏所設施。鄉先生長老之質行。孺人能備詳之。道承用以徵信于志傳牒記。而辨其謬妄也。而有裨于文獻焉。始余與同年鄭任鑰魚門善。孺人之長女婿也。道承繼因魚門以索交于余。孺人七十求文以壽。余曰非古也。子少安。吾當別志以達子之情。又十有四年。孺人歿。道承使來告終。以狀請銘。汎詢其鄉人。皆曰信然。乃為表以歸之。而釋諾責焉。其生卒子姓宜具于誌銘。故弗著。乾隆元年八月晦前二日江左方苞表。

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康熙五十五年襄城劉青蓮及弟青芝不介而通書。請表其父中翰君墓。余既夙聞劉氏家法。及中翰之賢。又重青蓮有辭。表而歸之。越三年庚子復以母之狀請銘。余惟古者婦人祔無特銘。又孺人處境順雖有婦行而無以過禮之中制。久而未報也。雍正五年青芝計偕至京師。請益堅。且曰自庚寅先君子歿吾母老朝夕不忍遠不赴禮部之試者十有七年矣。今來適與子值而獲見願終有述焉。余因念丙戌計偕自余出吾母內熱語不休雖隆寒中夜啟窗牖或挾老婢立中庭北向而望凡百有三日至余抵家之夕而後寢成寐。凡欲其子遊學取名致官。父或有之而母必無是也。無貴賤貧富賢愚惟願求之即在側耳。余兄弟喪亡乃違禮遠遊以憂吾母青芝有兄以承養而不忍一日離其諸不可虛也。孺人處境雖順無以過禮之中制。然以劉氏之家法而孺人順焉。恭叔之賢而孺人儀焉。以宜其家以式其子姓而化于族姻其可風也。已孺人姓周氏。父諱卜曆襄城縣學生。母王氏。年十六歸于劉。卒年八十有六。與中翰合葬縣西先兆之次。雍正五年夏。

贈淑人尤氏墓表

皇帝嗣位之始年。搜揚遺賢。命大臣各舉所知。於時今吏部侍郎沈近思以郡丞就其家起吏部文選司郎中。既任官。

特命兼太僕寺卿。逾年四月。拜疏厯其曾祖母尤氏守節撫嗣子教孤孫艱而有成。暨其父將終。自傷家世田農。不能為大母請旌。而有望于後。願以元年覃恩身及妻應得之封。移贈尤氏。

天子既賢近思。感其意。

詔以侍郎階資贈其曾祖父母。又二年二月。介吾友王君虛舟乞表墓之文。余考禮經為人後者。服如所生。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蓋恩以義隆。而不敢忘其祖也。然恆婦人之情。視為後之子。多異于所出。是謂不有其夫也。而為之後者。自視亦或異于所生。是謂不有其祖也。今尤氏重其夫。以及其嗣子。可以教天下之為人妻者矣。近思念其父。以及其祖所嗣之大母。可以教天下之為子孫者矣。天子優賢厲節。推恩于功令之外。而褒崇踰所應得。可以教天下之為臣者矣。禮達義昭。不可以勿籍也。謹按沈氏自遷仁和。七世至贈公諱學頤。於近思為曾祖。

卒年二十。淑人時年二十有二。距其歿三十有四年。與贈公合葬西涇口百浪塢。
先塋之次。嗣子時吉娶俞氏。甚有婦道。遺孤大震。生五子。近思其季也。淑人高行
載郡縣志。沈氏三世生卒爵列墓各有誌。家有譜。故弗著。著其維繫于風教者。

曾孺人楊氏墓表

孺人姓楊氏。江寧人。邑諸生曾榮之妻。余姊夫沂之母也。姊性鈍直。嫁之日。吾父
母戒行。常以宮事不逮為憂。久之薰然成和。及孺人歿。乃時與姊夫不相中。然後
知孺人之德能。甄陶子婦而諭其志也。姊夫少孤。李父遠遊。委以家事二十年。內
外帖帖。及孺人歿。姊夫始見惡于李父。違言日彰。然後知孺人之才能調劑。叔姒
而使之無間也。始曾君為諸生。甚有名。館富室。常屏滋味。甘蔬食。而平生不聞信
奉佛法。沂既長。有舉以叩者。歸問母。孺人曰。爾父歲時伏臘。御食于先姑。未常厭
甘膳。而居外側。然窺其意。以母老艱苦。食淡不忍。自饜飫耳。用此又知孺人之賢。
能探其夫之微志。而櫛之于身後也。姊夫及姊屬余表孺人墓已踰再紀。雍正三年。
春余假滿北上。姊夫走送于河干。復出其父狀求合表。且曰。更遲之。吾不及見
矣。又二年余益病衰。恐終負前諾。乃敘而錄之。曾君早世。行未著。按其狀皆瑣語。

故獨取孺人所稱。而附見焉。孺人卒于康熙某年。年六十有七。距曾君之卒三十
有四年。以某年月日附葬于某鄉某原。曾氏族故不繁。沂無子。再從無可嗣者。有
女適林氏子元。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夫人姓王氏。陳贈公諱健之繼室。廣東右翼漢軍副都統昂之母。浙江通省提督
倫炯之大母也。陳氏世為閩人。自長樂遷泉州之高浦。明末海寇滋蔓。遷濱海居。
民徙灌口。贈公時年六十餘矣。生計壹倚長子光。光死。贈公大慟。尋卒。昂年始十
有一。含歛皆夫人手之。虛室中惟雞一柵。母子號泣。與雞鳴之聲相應。哀動鄰里。
凶飢寇亂相乘。米至石八千。夫人拮据日作糜半釜。漉厚者飼子。次及女。自啜水
漿。飢不可忍。則更急束要帶。昂既貴。每念兒時備見太夫人之艱辛。而不獲一日
致鼎養。恨不欲生。方流離轉徙。夫人常抱木主以行。雖遇寇迫險不釋。用此數世
前生卒葬地。子孫猶得藉。記閩人相傳戚繼光禦倭寇駐軍高浦。與僚屬遍閱山
川形勢。指贈公舊居曰。是家必有興者。以為此再世節鉞之兆也。然陳氏之遷高
浦亦近耳。前此廬其所居之地者衆矣。而陳氏熾昌。又在徙灌口之後。則非宅地

之所為決也。豈其先世故有潛德隱行。及贈公之身。而胚胎已兆。故光潤先見於門閭。與嗚呼。此可即太夫人之節行以徵之矣。倫姻始通籍。備宿衛。階甚卑。余一見即決。其必拔起為大將。未數年果建節歷七鎮。軍民威懷。粵閩江浙咸載其言。乾隆八年以太夫人遺事請表墓。故並著閩人所傳。請使衆知家之興必由其人。而謂它地能有助者妄也。太夫人父諱公榮。母某氏。女適太學生蕭湄。太夫人卒于康熙辛未年。享年七十有八。後贈公之卒凡三十一年。前夫人許氏。父諱浦。母某氏。卒年二十有七。葬于高浦之杏林社。界禁限隔。亂後邱壠不可復辨。昂及倫烟。每以為恨。贈公葬于某鄉某原。太夫人以癸酉年四月二十八日葬于苧溪山之原。江左方苞表。

鮑氏女球廣銘

康熙庚寅夏五月。余妹適鮑氏者。卧疾甚憊。而余有故鄉之行。往視之。其長女球侍戒以在視食飲寢興之節。球淚應聲落。踰月余在院家僕至。叩之則妹疾少蘇。而球遘癟疾死矣。金陵俗浮惰而女教尤不修。甘食美服嬉遊而外。為女為婦之道胥無聞焉。其富女以此相高。貧者不得。則以懟其父母。賤其夫而外其舅姑。余

每侍老母側。見内外宗女。為陳古女婦儀法。羣女往往心病。余言稍稍自引去。獨球承聽久而益恭。鮑氏故富饒。至球父甚寢。又多子女。而家無僕婢。球自十歲即佐其母汲爨。縫紉浣濯。攜持弟妹。凡成人之艱辛。實備嘗焉。而自有生以至于歿。其饔飧未嘗一節適也。被服未嘗一完善也。故余與其父母用此尤不能為懷。然世之福祥壽考。而缺于人道。以愧負其所受于天者多矣。而球無愧也。然則余與其父母亦可以無恨也。球以康熙庚寅七月二十三日殤。年十有六。未字。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而已反其初。生人之患。而今其免夫。而母疾其蘇。而安而居。



方望溪文鈔卷六

記

別建曾子祠記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師。道濟甯。諸暨楊三炯以兗郡丞督漕駐此。云始到官寓署之西偏。蓋曾子故居也。聽事處即正廟。前吏者遷主于西城樓而宅之。又于隙地治燕私之齋。余將就其址構數楹。迎主歸定祀。且延師召諸生講誦于此。俾衆著於先賢之遺蹟。而不敢廢焉。舍故廟而別祠。恐後人之狃于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書來請記。曰工訖矣。余嘗謂道一而已。而聖賢代興。其操行之要。與所示學者入德之方。則必有為前聖所未發者。詩書易禮。深微奧博。非積學者不能徧觀而驟入也。至孔子則所言皆平近顯易。夫人可知。而六經之旨備焉。至曾子傳大學揭慎獨之義。俾學者隨事觸物。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開孟子所謂幾希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其自稱曰。吾日三省吾身。即慎獨之見于操行之實者耳。夫見廟而思敬。過墓而知哀。苟有人心者莫不然。況入先賢之宮。而有漠然無所興起者乎。諸生誠切究夫。省身慎獨之義。則知功利之溺。

心。詞章之蠧學。而慨然有志于遠且大者。而後人吏者。自惟燕私之居。則務廣而無窮。而先賢祀享。諸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于心者矣。此三炯之志也。江南後學方苞記。

重建陽明祠堂記

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間。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學皆以陽明王氏為宗。鄙儒膚學。或勦程朱之緒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故余於平生共學之友。窮在下者。則要以默識躬行。達而有特操者。則勖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指。金陵西華門外。舊有陽明書院。不知廢自何年。講堂學舍。周垣盡毀。其餘屋圃者居之。繚以廁匱。欲聲其罪。則其人已亡。欲復其舊。則費無所出。乾隆十一年。貴州布政使安州陳公。調移安徽。過余北山。偶言及此。遂議興復。逾歲五月。告成屬記之。蓋公乃余素以睢州志事相勖者。其尊人鳴九先生。承忠節徵君之學。為教于鄉國。故公于茲祠成之。如此其速也。嗟乎。貿儒耳食。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為教之本指乎。有明開國以來。淳朴之士風。至天順之初而一變。蓋由三楊忠襄于爵祿。以致天子之操柄。閣部之事權。

陰為王振汪直輩所奪。而王文萬安首附中官。竊據政府。忠良斥。廷杖開士大夫之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陷于不仁不義。陽明氏目擊而心傷。以為人苟失其本心。則聰明入于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梏亡。而不遠于禽獸。至天啟中魏黨肆毒。欲盡善人之類。太常徵君目擊而心傷。且心急楊左之難。故于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感發。而欲與學者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陽明之節義勳猷。忠節徵君文正之志事為何如。而已之日有孜孜者為何事。則有內愧而寢食無以自安者矣。又思陽明之門。如龍溪心齋。有過言疇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勢也。再傳以後。或流于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也。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為類者。陽明氏之徒。且羞與為伍。是則陳公重建茲祠之本志也。夫郡志載前輩焦弱侯重修書院記略云。創建者海門周公。時攝京兆厥後與參黃公嗣事乃成之。今茲重建。費大于作始。公惟不詰屋與地。私相授受之由。而官贖之。價從其柢。鳩工庀材。並出祿賜。邑侯海寧許君助之。屬役于紳士。不由胥吏。故不日而事集。經始于乾隆十一年季冬。訖工於十二年仲夏。方苞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定興鹿忠節公致命于城西北隅邑人就其地為祠。曾孫某葺之列樹增舍俾子孫暨鄉人志公之學者得就而講習焉。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為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堅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于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奪于外物。陽明氏所自別于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依託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沒世既遠則依託以為名者無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之陋而誠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于恒人。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即以聖賢為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佐孫高陽及急楊左諸公之難其于陽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為自事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為聖賢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緒言

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公之生平。耿著於天壤。蓋無俟於余言。故獨著其所以為學之指意。使學者知所事事而用。自循省焉。是則公之志也夫。

修復雙峰書院記

容城孫徵君。明季嘗避難于易州之西山。學者就其故宅為雙峰書院。其後徵君遷河南。生徒散去。為土人侵据。其曾孫用楨訟之累年。始克修復。而請余記之。余觀明至熹宗時。國將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而士氣之盛昌。則自東漢以來未之有也。方逆奄魏忠賢之熾也。楊左諸賢。首罹其鋒。前者糜爛。而後者踵至。馬楊左之難。先生與其友出萬死以赴之。及先生避亂山谷間。生徒朋遊棄家而相保者。比比也。嗚呼。諸君子之所為。雖不能無過于中。而當是時。禮義之結于人心可者。不謂深且固。與其上之教下之學。所以蘊蒸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歟。夫晚明之事。猶不足異也。當靖難兵起。國乃新造耳。而一時朝士。及閭閻之布衣。舍生取義。與日月爭光者。不可勝數也。嘗歎五季縉紳之士。視亡國易君。若鄰之喪其雞犬。漠然無動于中。及觀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後知無怪其然也。彼于將相大臣。

所以毀其廉恥者。或甚于臧獲。則賢者不出于其間。而苟妄之徒。回面汙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興也。高皇帝之馭吏也。嚴而待士也。忠其養之也。厚其禮之也。重其任之也。專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學者。雖以峻法加焉。而不害於士氣之伸也。故能以數年之間。肇修人紀。而使之勃興于禮義。如此。由是觀之。教化之張弛。其於人國輕重何如也。余因論先生之遺事。而并及于有明一代之風教。使學者升先生之堂。思其人。論其世。而慨然于士之所當自厲者。至其山川之形勢。堂舍之規。興作之程。則概畧而不道云。

將園記

由正街之西。有廢墟焉。先君子嘗指以示余曰。此吾家故園也。汝曾太父自桐遷金陵。實始居此。其後定居士街。宅出質。園無主。長廊曲檻。軒庭花石。遂盡于居民之毀竊。而荒穢至此。先君子好為山澤之遊。既老不能數出。居常鬱鬱。乃謀復是宅。宅已六易。久之議始成。以甲申七月入居。因步園之舊址。繚以百堵。隔居民之漱澣者。然後出池之淤。以實下地。而清流匯焉。堰之使方。圃其四周。池東有獨樹。蔭三丈餘。覩其下可列坐。風謾謾。雖盛夏不留蚊蠅。先君子日召故人。歡飲甘

間將俟其成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越三歲而先君子歿。始克於池之東北隅構四室奉老母居其北。而余讀書其南。又數年復于池東南隅為堂。敞其中。櫺其左右。而翼其西偏。以臨于池廡。堂之東上屬於四室。編籬穿徑。列植竹樹。每飯後扶老母循廡至南堂。觀僕婢蒔花灌畦。或立池上。視月之始生。清光瑩然。不知其在城市中也。南堂成于庚寅之春。其西翼尚未畢工。辛卯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又二年出獄。蒙聖恩召入內廷編纂。老母北上依余。每夏日輒語內御者曰。池中荷新出柳條密蒙桐陰如蓋矣。余出獄之次年。宅仍他屬。又三年。園亦出質。乃記所由始。示兄子道希。使知此大父母精神所憑依。而余之心力嘗竭焉。毋淹久於他姓也。

泉井鄉祭田記

兄百川暨弟叔塗。卜葬於泉井之西原。墓側有田十八畝。買為祭田。壬辰使馮氏甥榮收其入。并以契付之。使築室而定居焉。以守薪木。俾吾子姓祭者有所休止。而記之曰。余同產凡八人。而女兄弟五。姊適鮑氏。曾氏者。前母姚孺人出也。適馮氏者。妹適鮑氏。謝氏者。並余兄弟。吳孺人出也。自余毀齒及成童。先君子尤窮空

冬無綿日不再食者。旬月中必再三遘。時鮑氏姊已出室。而先兄侍王父于蕪湖。兩妹尚幼。同之者實兩妹及弟叔塗。而先君子課余及弟誦。讀甚嚴。馮氏姊獨勤力定省。供子職。烹爨縫紉。洒埽執僕婢之役。門以內皆賴焉。余家貧而馮氏尤甚。姊年二十有六。姊夫綏萬始入贅。其後余遊四方。綏萬助兄治余家事。近十年兄歿。余又共事焉。姊在室時。余兄弟三人更疾不瘳。凡四年。雞初鳴。余每寤。望見燈光熒然。則姊已起治藥物矣。余年二十有三。始能備饔飧。而弟卒。又九年。乙卯舉于鄉。歸自京師。踰年而兄卒。又七年丙戌。中禮部試。歸踰月而姊卒。姊先卒之數日。余往視。榮及兩女甥皆在旁。姊顧之慘然。余曰。吾生而存。若輩無飢且寒。又五年辛卯。冬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將至京。守隸防夫伺甚嚴。或曰。入則不可以生矣。余懼與姊言之。終棄也。乃于逆旅夜篝燈作書。寄兄子道希。使以茲田歸馮氏。會逢天子仁聖。不遽用吏議。而不肖之軀。延于獄中者。又踰年。聞戚友多咎余曰。田以祭名。而使異姓主之。可乎。余亦惑焉。雖然。是舉也。先兄及弟之魂魄必嘉與之。且人事無常。使子孫守之。遂能永保不失乎。今以方氏祭田。而使馮氏子孫食其入。執其契。雖不肖者。莫敢相授受。安知非茲田之所以久存也。與。

若他年道希克昌其世。以他畝易而歸之。義無不可。遂書之。俾刻石于墓左。時康熙壬辰十一月望後六日在獄思愆齋。

赫氏祭田記

古者治教禮俗。莫重於宗法。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其為天子。繫屬斯民。權亞于牧長。義並于師儒。降至春秋。去國者多。以族行。并兼者。欲誘其遺民。則為之致邑。立宗。故先儒謂宗法之廢興。與國勢為表裏。此之故也。三楚吳越閩廣。山谿之間。聚族而居者。常數千百家。而宗法無一能行。蓋古者公卿大夫祿皆足以仁其族。而四民各有職業。其待大宗之收恤。不過鰥寡孤獨廢疾。無大功之親者而已。後世家無恒產。人無常業。蓋無儲杼。無衣者比肩而立。而欲大宗之收族。不亦難乎。飢寒之不恤。而執法以繩不類。孰聽之乎。惟吳郡范氏。有義田以養其族人。故宗法常行。無或敢犯。余嘗以風並世士大夫間。有慕效者。不再世而子孫族人。瓜分其義田而標棄之。然後知范氏宗法久行。非以其義田之多。乃文正忠宣之德行功業。足以覆露其子孫。以陰為之保定。故食其福者七八百年。而未有艾也。康熙癸巳冬。余自南書房移。蒙養齋時與顧用方論喪祭。

之禮及古宗法。赫君赫若。有意于余言。其母李孺人卒。期年内飲食寢處。不背於禮經。其始仕祿入甚薄。即大治兆域。建墓側饗堂。每語余曰。范氏義田。吾有志焉。而未逮也。後二十餘年。乾隆戊辰。余已告歸。而君為山東布政使。以書來告曰。先王父入關。隸正黃旗。受寶城田五百八十畝。以授吾父暨叔父。吾父以公事出典二頃餘八十畝。歲時具牲醪。常苦不充。及將終。以授某曰。小子勗哉。奉先合族。無忘吾志。某兄弟四人。伯兄早世。李弟永泰後叔父。而叔父亦即世。某監寶泉局。始克歸。先父出典之田。以大半給三弟永寧。餘入祭田。及永泰得官。喟然曰。巨嫂衣食于兄。我為叔父後。而喪葬兄力任之。乃坐享遺田。心不能安。請以歸于公。時某續置龍虎莊五百五十畝。乃以分給寧泰。而祖遺五百八十畝。盡為祭田。以其餘周族姓。此永泰之義。某終未益尺土也。今以非材承乏東藩。將謹身節用。歲有增益。如范氏義田。以繼先人之志。望先生作記。俾時自砥淬。嗚呼。人性皆善。用此知謂古禮必不能行于今。皆自暴棄之誣言也。赫君不忘父命。遂足以發其弟之義心。而又能曲成其義。使公卿大夫之設心皆若此。而宗法不能行。仁讓不能興。吾不信也。使三楚吳越閩廣累族而居者。其巨室富人。皆能踵其事。則居常飢寒足。

以相恤。遇變鄉邑可以共保。禮俗成而民氣固。其有輔于國家之治教。豈淺小哉。赫居東。值歲大祲。未數月。以太僕寺卿內召。其增益義田。終能滿志。吾不敢知。然就其已事。固足為人子孫與兄弟居之楷法矣。赫嘗言。自服官以後。凡余所云。無一不拳拳于心。若果能然。則豈惟義田。文正忠宣之軌跡。具在庸詎為吾儕所不可幾及哉。

仁和湯氏義田記

仁和湯少宰西崖。置義田如干畝。以贍其族人。式法一取之吳郡范氏。少宰卒于京師。其子學基將御柩以歸。請余記之。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先儒嘗歎。宗法不行。則民俗無由淳。國勢無由固。然其所以不行者。有說焉。古之時。大功同財。而有祿者必仁其族。其平時飢寒相恤。死病相救。故有事則聚族而謀。犯難去國。以其族行。而莫之敢貳也。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為俗。期之兄弟。能不異居。與財者鮮矣。故士大夫家累巨萬。其親戚或不蒙其潤澤。況族人乎。是以平居相視如途人。甚則號呶詬誣。而莫之能禦。吳楚閩越山澤鄉邑之間。族聚者常千百人。而宗法無一能行。此之故也。余嘗至吳郡。聞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廟。則

祖父行俛首而聽命。過愆辯訟皆于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得而行也。嗟乎。世之厚自封殖者。徒以私其子孫耳。然易世以後。貨以悖出。而子孫無一壠之植者多矣。文正置義田以贍其族也。而子孫享之者垂七百年。天道人事之類應而不忒如此。不可為愚者之炯鑒哉。少宰家無贏餘。所遺於子若孫者尚不及義田之半。可謂能厚其本根者矣。學基請記其事。豈惟揚父之美。亦欲其族人羣相勸于范氏之家法也。

遊豐臺記

豐臺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為業。芍藥尤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焉。余六至京師。未得一造觀。戊戌夏四月。將赴塞門。而寓安之上黨。過其寓為別。曰。盍為豐臺之遊。遂告嘉定張樸村。金壇王蔚林。余宗弟文軒。門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盛者稱王氏園。局閑不得入。周覽旁舍。于籬落間見舊蓄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土人。初植時平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廁。所以為異觀也。其後居人漸多。各為垣牆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雖繁。隱而不見。遊者特艷其昔之所聞。

而紛然來集耳。因就道傍老樹席地坐。久之始得圃者宅後小亭而憩休焉。少長不序。卧起坐立惟所便。人暢所欲言。舉酒相屬。向夕猶不能歸。蓋余數年中未有醺遊若此之適者。念平生鈍直寡諧。相知深者二十年來凋零過半。其存者諸君子居其半矣。諸君子仕隱遊學各異趣。而次第來會于此多者數年。少亦歷歲移時。豈非事之難期而可幸者乎。然寓安之行也。以旬日為期矣。其官罷而將歸者。則文輶也。事畢而欲歸者。樸村也。守選而將出者。劉生也。惟弱林當官而行且告歸。計明年花時滯留于此者惟余獨耳。豈惟余之衰疾羈孤。此樂難再。即諸君子踪跡乖分。栖託異向。雖山川景物之勝什百于斯。而耆艾故人天涯羣聚。歡然握手如茲遊者。倘亦未可多遘也。因各述以詩。而余為之記云。

遊潭柘記

康熙戊戌夏四月望後七日。余將赴塞上。寓安偕劉生師向過余。會公程可寬信宿。乃謀為潭柘之遊。而從者難之。曰。道僻仄不利行車。窮日未可達也。少間雲陰合。厲風起。衆皆以為疑。寓安曰。車倍駛。雨淋漓。詰旦必行。既就途。果回遠。經砠磧數頓。撼薄暮抵山口。而四望皆荒邱。雖余亦幾悔茲行之勞而無得也。入山一二

里徑陡仄。下車步至寺門。而山之面勢始出。林泉清淑之氣曠然與人心相得。時
日已向暝。乃宿寺西堂。質明起。二子披衣攀躡。窮寺之幽與高。降而左出寺。循山
徑東上。求潭柘舊址。泉聲隨逕轉。隱蘚蒙密。如行吳越溪山中。遇好石。輒列坐淹
留不能進。日將中。從者曰。更遲之。事不逮矣。余拂衣起。二子相視悵然。計所歷于
山。得三之二。去潭側二里。竟不能至也。昔莊周自述所學。謂與天地精神往來。余
困於塵勞。忽睹茲山之與吾神者善也。殆恍然于周所云者。余生山水之鄉。昔之
日。誰為羈絏者。乃自牽于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負此時物。悔豈可追耶。夫古之達
人。巖居川觀。陸沈而不悔者。彼誠有見于功在天壤。名施罔極。終不以易吾性命
之情也。況敝精神于蹇淺。而戚戚以終世乎。余老矣。自顧數奇。豈敢復妄意于此。
而劉生志方盛。出而當官。得自有其身者。惟寃耳。然則繼自今。寓安尚可不覺
寤哉。

再至浮山記

昔吾友未生北固在京師。數言白雲浮渡之勝。相期築室課耕于此。康熙乙丑。余
至浮山。二君子猶未歸。獨與宗六上人遊。每天氣澄清。步山下。巖影倒入方池。及

月初出坐華嚴寺門廡。望最高峰之出木末者。心融神釋。莫可名狀。將行。宗六謂余曰。茲山之勝。吾身所厯。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時。士女雜至。吾常閉特室。外鍵以避之。夫山而名。尚為遊者所敗壞。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禍作。余牽連被逮。竊自恨曰。是宗六所謂也。又十有二年。雍正甲辰始荷。

聖恩給假歸葬。八月上旬至樅陽。卜日奉大父柩改葬江寧。因展先墓在桐者。時未生已死。其子移居東鄉。將往哭而取道白雲。以返于樅。至浮山計日已迫。乃為一夕之期。招未生子秀起。會于宗六之居。而遂行。白雲去浮山三十里。道曲轒遇陰雨。輒不達。又無僧舍旅廬可託宿。故余再欲往觀而未能。既與宗六別。忽憶其前者之言。為不然。蓋路遠處幽。而游者無所取資。則其跡自希。不係乎山之名。不名也。既而思楚蜀百粵間。與永柳之山比勝。而人莫知者衆矣。惟予厚所經。則游者亦浮慕焉。今白雲之游者。特不若浮渡之雜然耳。既為衆所指目。徒以路遠處幽。無所取資。而幸至者之希。則曷若一無聞焉者。為能常保其清淑之氣。而無游者。猝至之患哉。然則宗六之言。蓋終無以易也。余之再至浮山。非游也。無可記者。而斯言之義。則不可沒。故總前後情事而並識之。

記尋大龍湫瀑布

八月望前一日入雁蕩。按圖記以求名蹟。則蕪沒者十之七矣。訪于衆僧。咸曰。其始闢者皆畸人也。庸者繼之。或標田宅以便其私。不則苦幽寂。去而之他。故蹊徑可尋者希。過華嚴。鮑甥率眾登。探石龍鼻流處。余止山下。或曰龍湫尚可至也。遂宿能仁寺。詰旦輿者同聲以險遠辭。余曰。姑往焉。俟不可即而去之。何傷。沿澗行三里而近。絕無險藉。至龍湫菴。僧他出樵者指道所由。又前半里許。蔓草被徑。輿者曰。此中皆毒蛇羆蟲。遭之重則死。輕則傷。悵然而返。則老僧在門問。故笑曰。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咫尺。至崖而返者。吾為子先路。持小竿。僕李吉隨之。經蒙茸則手披足踏。輿者坦步。里許徑少窄。委輿于地。曰。過此則山勢陟仄。決不能前矣。僧曰。子毋惑。惟余足跡是瞻。鮑甥牽引越數十步。則蔓草漸稀。道坦平。望見瀑布。又前列坐巖下。移時乃歸。輿者安坐于草間。並作鄉語。怨詈老僧曰。彼自耀其明。而懲吾輩之誑。必衆辱之。嗟乎。先王之道之榛蕪久矣。衆皆以遠迹為難。而不知苟有識道者為之。先實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困於衆廝輿。而時君不寤。豈不惜哉。夫輿者之誑。即暴于過客。不能譴呵而創懲之也。而懷怒蓄怨。至此。況小人毒正。

側目於君子之道。以為不利于其私者哉。此嚴光管寧之傳。所以匿迹銷聲。而不敢以身試也。

題天姥寺壁

癸亥仲秋。余尋醫浙東。鮑甥孔巡從行。抵嵊縣登陸。問天姥山。肩輿者曰。小邱耳。無可觀者。但山下有古樹。介寺基與園圃之間。園者將薪之。僧以質于官。不能辨也。雷破而中分之。木身煨燼者十之七。自上科至下根。斬然離絕近三尺。其旁之依皮而存者。僅矣。而枝葉蔚然。於今數百年。至山下果如所云。即而視其樹。則中焦者可仄而驗也。鮑甥曰。嘻。咄哉。李白之詩。乃不若輿夫之言之信乎。余曰。詩所云。乃夢中所見。非妄也。然即此知觀物之要矣。天下事必見之而後知。行之而後難。凡以意度想像而自謂有得者。如趙括之言兵。殷浩之志恢復。近世浮慕陸王者之談性命。皆夢中語也。而昧者多信為誠。然若目擊而心通。或實有師承。則人雖微。其言不可忽。如臨清老人之分河流。蜀木工之解未濟。是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吉凶倚伏。顛倒大化中。當其時不自覺也。惟達者乃能見微。而審所處。假而茲樹非殘于雷火。必終歸于薪爨。是震而焚之。乃天所以善全其生。而使之愈遠。

而彌存也。鮑甥曰：斯言也，不可棄。遂書于壁，使覽者觸類而得其所求思焉。

游雁蕩記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跡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為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為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于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之桐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峰，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為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詞，如瘡痏屢然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即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于愚僧俗士之剝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游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于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物之道，俱可得

而見矣。

封氏園古松記

封氏園盤松偃卧如蓋。南北隣隱可半畝。為京師古跡。而余獨未嘗見。康熙壬寅秋。寓安將南歸。邀余及若霖同往。時餘暑未退。遊者雜至。壺觴交譁。余三人就陰坐井欄。移時然後去。雍正元年癸卯冬。寓安復至京師。踰年二月將歸。曰。吾十至京師。蹉跎竟世。曩吾之歸。不謂其復來也。今吾之來。不謂其復歸也。獨幸與古松得再見耳。時新知袁得舒君子。展而若霖改官吏部。無餘閒。期以二月既望。先後集松下。余與寓安子展前至林。空無人。布席列几案。坐卧及飲酒。疏數惟所便捨。誦九歌樂府古辭。日入星見。而若霖不至。翌日相期再往。則薄暮矣。甫至厲風起。遽登車。歸飲于子展氏。坐方定而風止。莊周云。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以一日之遊。而天時人事不可期必如此。況人之生。遭遇萬變。能各得其意之所祈嚮耶。余始見茲松。惟南枝色微黃。餘皆鬱然。及再過而瘀傷者幾半。雖生意未盡。非完松矣。茲松之植也。五百餘年。其榮枯乃在間歲中。而余適見之。豈其跡之將湮。而神者俾借吾輩之遊。以傳于後耶。見于文。所以志茲松之遭。

遇以為不幸中之幸也

哀辭

舒子展哀辭

舒大成。字子展。先世江西人。遷京師。自身以上。皆守閭閻。祖某犯法出亡。父某自投官司。承罪謫戍。踰年死。母劉氏。寢艱。黽勉使就鄰塾。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富室女焉。自居室奴婢資用。皆饒給。既冠成進士。入翰林。族鄙榮之。而君常戚戚。每語所知曰。吾豈若生田間。身耕妻汲爨。以樂吾母也。某士文學實優。而為鄉人所排。乙未會試出君門。為臺中所糾。用是十餘年。雖知君者。不敢舉君。不得意。因肆力于詩。風格近唐人。及與余交。乃棄舊學。治毛詩周官戴記。矻矻恐後。時君年少。而意緒頗然。間脫冠形。神似老僧。嘗曰。吾夙世必髡緇。每聞鐘聲鈴聲響。則惆悵然。造物者俾余一識宦婚之況耳。君卒以雍正四年季冬十有八日。是月之始。余得疑疾。君日夕冒風雪相視。一日不見而疾作。旬有五日。遂不起。故在余尤難為懷。乃為文以哀之。其辭曰。連蹇以當官兮。恂惄以居室。務學誦以自鎮兮。詎短期之已畢。有母莞莞兮。稚子嘻嘻。信人生之至酷兮。儻死者之無知。

余石民哀辭

自余有知識。所見人士多矣。而有志于聖賢之學者無有也。蓋道之喪久矣。人紀所恃以結連者。惟功利。而性命所賴以安定者。惟嗜欲。一家之中。未有無亂人無逆氣者。一人之身。未有無悖行無隱慝者。吾不識周孔復生。其尚有以轉之否。康熙壬辰。余與余君石民。並以戴名。世南山集。牽連被逮。君童稚受學于戴。戴集中有與君論史事書。君未之答。也不相見者二十餘年矣。一旦禍發。君破家遘疾。死獄中。而事戴禮甚恭。先卒之數日。猶日購宋儒之書。危坐尋覽。觀君之顛危而不懟其師。是能重人紀而不以功利為離合也。觀君之垂死而務學不怠。是能絕偷苟而不以嗜欲為安宅也。始吾語君所以處患難之道。信得矣。雖然。子有老母。毋以嗜欲忘憂。君默無言。而卒以膈噎。蓋其因自苦者。人不得而識也。君提解。傾邑父老子弟出送郭門外。皆曰。余君乃至此。今君破家亡身。而不得終。事其母。吾恐無識者聞之。愈以守道為禍。而安于邪惡也。於其喪之歸也。書以鳴吾哀。君諱湛。字石民。生于順治某年月日。卒于康熙壬辰四月十六日。其辭曰。

履道坦兮。危機伏人。禍延兮。鬼伯促母。遙思兮。望子歸。子瘦死兮。母不知。身雖汎

兮痛無涯。天生夫人也。而使至于斯。

徐詒孫哀辭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即與詒孫善。嘗怪其才足以立事。而于仕進治如也。學足以立言。而于論述頗如也。間與同舍。夢中數悲嘯。或標辟而呼。余驚起問故。則垂涕而不言。叩其鄉人。乃知其父惑于所嬖。母得心疾。每欲以義理廣之。語相近。輒以他說格余。癸酉冬。自京師歸其家。余始寓書。告以君子之遭變也。在審其身之所處。鱉之殛也。禹未嘗身殉于羽淵。而匡章之行。不見絕于孟子。況未至此極者乎。使徒若焦若熬。以喪其精爽。而于身之所處。或未盡焉。非君子之所尚也。戊寅冬。十有一月。余客澄江。舍側有方池。夜夢詒孫赫然起自池中。面泥淖。瞪目無言。覺而心惡之。次七月。歸金陵。得詒孫凶問。果以余見夢時死。詒孫之歸也。母癲益甚。父閉之加束縛焉。詒孫日夜號泣。而從數歲亦得心疾。昏昏不辨人事。一夕自投門外小溪中。始詒孫去京師。余送之歧路間。既與儕輩登車。復返下車。執余手而號慟曰。惟子知我。何當歸。吾與子得更相見足矣。其後詒孫一至金陵。余適在外。竟不得再見。余一子新殤。意殊不自得。及聞詒孫死。出門西鄉號而哭之。不復

不復覺子死之痛矣。詒孫姓徐氏。諱念祖。池州青陽人。年四十有四。內行潔修。文章冠郡邑。聞其死者。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其辭曰。七月上啟。年秋二字。

生常自懟兮。吾知子艱死非其所兮。人終汝憐。仁孝之鬱兮。為惑為癲。孰使至此兮。彼蒼者天。

阮以南哀辭

始余兄弟應童子試。即聞阮君以南名于閭巷間。及入庠序與君後先時相見稠人中而未狎也。其後余遊燕齊。倦而歸。則先君子故交零落幾盡。而新知中惟阮先生汝咸。經過最密。叩之則君之父也。君所居近市。曲巷小橋。逶迤而入。四面環陂塘。老屋數間。敝齋于叢篁高柳中。入其門。如在山林之隩。方盛暑。風謾謾穿戶牖。坐有頃。必加衣。自仲夏入秋日。未旦。先君子即披衣就阮先生夜定。然後歸。率以為常。君率妻子力作。殺雞屠狗。具肴蔬。未嘗乏絕。阮先生既歿。君于門側市藥而授生徒于堂上。先君子旬月。猶三數過君。余兄弟隨行。每至君必散生徒。輟其所事。置酒酣嬉。終日而罷。由前之為君以樂其親也。由後之為則以便余兄弟之情。而不屑逆也。嗚呼。君可謂順于親而篤于友者矣。君既免喪。時謂余子知交在

四方朋儕多資予以餽其口。而獨遺余何也。時余私計。先君子迺遲寡懼。惟君居近而意恆故。獨難之以滯君之行。及先君子歿而余及于難。又踰年而君死。追念平生遊好。傾心向余。而余無纖毫之報者。莫如君。乃哭而為文。以志余哀。君諱夢鰲。江寧人。卒于康熙某年。年五十有一。余聞其喪次年之某月日也。其辭曰。

忠養不匱。心之競也。蹇以無年。亦其命也。重施而蔑以稱。獨余之病也。

亡妻蔡氏哀辭

妻蔡氏。名琬。字德孚。江寧隆都鎮人。以康熙丙戌秋七月朔後二日卒。在余室凡十有六年。自己卯以前。余客京師。河北淮南歸休于家。久者乃三數月耳。自庚辰至今。赴公車者三。侍先兄疾踰年。持喪踰年。而吾父自春徂秋。必出居特室。余嘗從焉。又間為近地之遊。其入居私寢。久者乃旬月耳。余家貧多事。吾父時拂鬱。旦晝吁嗟。吾母疾瘍間作。吾與妻必異衾綈。竟夕無言。妻常從容語余曰。自吾歸于君。吾兩人生辰及伏臘令節。春秋佳日。君常在外。其相聚必以事故。不得入室。或萬目相對。無歡然握手一笑而為樂者。豈吾與君之結歡至淺耶。余先世家皖桐世宦達。自遷江寧。業盡落賓祭而外。累月踰時。家人無肉食者。蔬食或不充。至今

年余會試注籍春官。歸踰月而妻卒。妻性本強。然稍知大義。先兄之疾也。難初鳴。余起治藥物。妻欲代余不可。必相佐。又止之。則輒轉達曙。數月如一日也。壬午夏。吾母肝疾驟劇。正晝煩曠不可過。命妻誦稗官小說以遣之。時妻方娠。往往氣促。不能任其詞。余戒以少休。妻曰。苟可移大人之意。吾敢惜力耶。余性鈍直。而妻亦賴生。之日未嘗以為賢也。既其歿。觸事感物。然後知其難。余少讀中庸。見聖人反求者四。而妻不與焉。謂其義無貴于過。暖也。乃余竟以執義之過。而致悔焉。甚矣。治性與情之難也。蔡氏在江寧為儒家。妻生男二人。皆早殤。女二人。其卒也。產未彌月。蓋自懃以致疾也。年三十有七。于是流涕為辭。以哀之曰。

惟在生而常捐。乃既死而彌憐。羌靈魂其有知。併悲喜於余言。

祭文

祭顧書宣先生文

嗚呼。大雅蕪塞。不絕如線。公復云亡。來者何見。古惟哲人以道相持。降而文學。猶其流支。陸相登韓。道光于唐。程張蘇曾。顯以歐陽。假無二公。二代曷述。羣賢繼武。茲塗無闕。余試禮部。實出公門。公嘉余文。或有違言。公謂斯文。惟某能然。所舉不

遂甘棄一官。既發其覆果匪異人滿堂動容僕隸同喧與公朋齒宿號知音得以至公兩無愧心。老親趣余歸業在途公使來追斬軼道隅余不反顧懼公見督公以書來詞溫意渥公尋使楚命余速西余時腹悲冬以為期忽承凶問帶經長號繩轎帷荒尋駐江皋余入太學公實朋試公既日顯余每自避辱公交余惟恐不親鈍直可貴公知獨真十年三接違離日遠誼重心勤結懼則淺公之詩篇已足自壽在公無悲獨為世疚古稱善人天地之紀余所師友蓋可屈指大抵質行平高公秩宗經術長洲韓侃侃少宰太原姜公補守官不屈窮在下者劉徐二生詒孫經明行修吾道之楨後先一紀壯脆老終匪余恩私懼世瞽聾楚山崩嵒邗水嗚咽涕泣陳詞肝腸斷絕

祭王崑繩文

嗚呼子生于天余謂非偶嗟同衆萬視猶芻狗子之心胸函山振海子之議論風驚雷駭豈惟在今志亦無古英光浩氣今歸何所世士虛憊外張中餒古所云狂子差可擬少隨父兄陸沈自喜匿跡淮墳行歌燕市志以貧移傾心菽水外取所求中以自鄙顧視儕輩如塵如浮可者數士謬及于余未見而親久益不疑行身

務學以謀以咨。天與屯蹇異徑同歸。夙心並負。次且路岐丙戌之春。辭我長揖。二親邱首。惟吾所之。窮山絕壑。形駐影隨。雖子知我。跡亦難窺。解手三歲。別語依依。念子孤直。諒不余欺。乾坤浪莽。會面何時。忽叩吾廬。驚喜相顧。曰余迴車。將農將圃。聞子之鄉。岩深川互。我行我遊。子先我路。我耕我耘。子偕我作。我文我史。子訂我誤。高酣連旬。忘晨與暮。越歲為期。並從所務。始春過余。杪秋復至。申固前期。志氣益厲。孰期分背。遂歸虛無。委衾旅舍。妻子莫扶。欵欵友生。視衿與襦。傲然乘化。其色于于。子少自則。管葛與衡。晚希顏孟。其志亦誠。行與心違。蹉跎竟老。遺書在篋。其半惟草。臨風洒泣。氣盡心孤。子止于此。況于吾徒。嗚呼哀哉。尚饗。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嗚呼。高山大原。聚日星河。嶽之氣以生良才。根株已中乎繩墨。棟梁可任。而雷火為之災。是以陰陽之錯行。實為天地之大絃。嗚呼元孚。慨余暮年。所得士友。信道篤而務仔肩。名教者。子最淳誠。而交期則未久。子自中州入副台長。始得相見。而踰年即分手。余既南還。子歸養母。歲時通書。惟禮經是叩。往歲仲秋。子持使節。盡屏儀從。徒步以相從。問何以然。則賢母遺命。必躬親杖屨。若睢州之于夏峰。余愧

非其人辭未得致。已稽首而扶筇。再過吾廬。上下千載。始知古人之志事。已蟠結
於予之心胸。茲孟秋望後。吾友玉圃將以監司入覲。約汎舟于北湖。前期二日。薄
暮來告。茲遊宜罷。博野遽殂。行者為之心惻。而況于吾徒。降中庭而東面。三踊號
而淚枯。亟相過以問故。則遘瘧寒之疾。以望前四日。按臨松泖。越翌日而含珠。玉
圃再起。治在祥符。子為大府班隨旅。見栗階以趨。子獨加禮。釋辭自下。若後進之
接師儒。二司心詫動色。睢盱玉圃南移。子適視學三吳。會其以疾在告。就視卧榻。
握手踟蹰。感念往事。蒿目相對。竟夕而長呼。嗚呼元孚。子之當官實心。實政所至。
而愛遺子之在戚。居處飲食一應于喪期。子之造士閑邪養正。引洛閩之綱維。而
常自慙碌碌。無一事能踐高賢烈士之迹。使尚論者。千載而有餘思。余謂世有斯
人。天或將降以大任。但恐歲不吾與。不獲親見其功施。孰知乃先得子之凶問。臨
風而涕洟。余困衰疾。玉圃事羈弔。唁弗躬。嗚咽馳辭。豈惟吾儕之私義。實為斯民
斯道重此憂悲。子宜知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母吳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年七十有一。又得良予以養生送死。抑又何悲。而余聞夫人之凶問。

不覺累歎而嗚咽者。蓋為其子自超痛也。今年春自超成進士。或欲薦以館職。自超曰。某之舉于鄉也。吾母愀然曰。汝無所用此。吾第欲汝得妾以子。而常在吾側耳。自超歸而從命焉。而妾入室之夕。夫人以卒。嗚呼。世俗之人。願其子舉甲乙。歷科第。而死不恨者衆矣。而天漫以畀自超。有予以繼世。匹夫匹婦之常也。而於自超難之。自超終當有子。而獨不得早歲月。以傷其垂死之母之心。嗚呼。禹之仁孝也。而痛之以羽淵。周公之弟也。而阨之以管蔡。以至君臣夫婦朋友之間。其賢者不必相遇。而不賢者巧作之合。以生惡故。先兄有言。乾坤之闢。始于屯而終於未濟。蓋天地之氣有盈竭。數有純奇。物生所值。雖造物者亦不可如何也。嗚呼。為父母而得見其子之成立者寡矣。見其成立而子於兄弟夫婦子姪之間。苟有恨焉。則無物足以解其憂。而致孝與敬。適足為親心之累。故余不獨為自超痛。又以為凡為父母與為子者痛也。因書之以馳奠焉。

祭某公文

嗚呼我公岩廊所資。應時而生。為國羽儀。公胎前光少有嘉譽。稽經諷史。日充以飲。弱冠登朝。趨承殿陛。惟慎惟勤。天子所異。爰自督御改官禁林。材與職稱。厥聲

有壬年未三十。遂壓班聯藹藹吉士。惟治惟甄。既領學士復長御史內秉絲綸。外持風紀。公在翰林日宣

聖訓以育羣材。如物得潤。公司臺府。廉靜以鎮。祇躬率屬。莫不敬順。歲更二紀。夙夜在公。乘輿所益。惟公必從。天子倚公。股肱心膂。繼居鼎鉉。衆望所與。孰期大造。獨斬以年。中道脆促。命不少延。公中退然。如不勝衣。威儀自力。終日無欹。吾儕聯事遊從。久熟精爽。音容悽其在目。公之訃聞。

天子震悼。官治喪紀。諸王臨弔。恩數惟優。勞臣是報。萬口咨嗟。聚觀周道。良材之生。高山大原。文為犧樽。天廟是陳。才用既伸。壽夭非遠。生浮死休。亦復何恨。嗚呼哀哉。尚饗。

雜著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欽惟我

皇上躬履至道。復先聖之喪。紀攷三禮之遺文。事關名教。莫不周諮詳議。以求其當。洵好問好察之至意也。前副都御史陳世倌奏。請加封崇祀。史下有臣字

先師前母奉

旨九卿議奏臣愚陋之見與九卿所議未能盡一又忝列禮官值茲鉅典不敢不
敬陳末議以候

聖裁謹按啟聖王要于魯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于顏氏顏
父問三女孰能往

先師母最少對曰從父之制將何問焉見于家語見于史記注見于闕里志其言
厯厯可據家語為東漢時孔氏所出家藏書至王肅而顯朱子學庸集注乃晚年
所定于哀公問政章兩引家語總注云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其文尤詳蓋子思
刪其繁文以附于篇據此則子思未作中庸以前孔氏原有家語之書明矣朱子
又嘗曰孔叢子乃後人所偽作家語蓋王肅編古錄雜記語或有疵然非肅所自
作夫所謂有疵者謂引大戴禮帝繫姓及雜記贊羊與骨節專車之類耳至

先師之生母前母肅豈敢妄為構造則其為孔氏之舊聞明矣朱子之言炳若如
此而或欲據此以為朱子不信家語之徵不亦誣乎若史記註之正義索隱則取
諸孔安國馬融鄭康成何休杜預范甯賈逵服虔諸儒周以後之書莫古于遷史

而孔子世家所載。

先師父與

先師母顏氏配合。甚為誣妄。又云孔子不知父墓。乃其母諱之。故注引家語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于顏氏。以辨史記所傳之謬。若以家語施氏之事為非真。則是以遷史所傳為可信矣。此又人人知其不可者也。至于闕里志所據。本于祖庭廣記。乃孔氏世守之書。假令啟聖王元配施氏。稍有疑似。何以自著於家乘。而不之削耶。然而孔氏家廟至今無施氏之主者。蓋亦有故。緣唐哀帝天祐二年。朱全忠逆亂。天下分裂。孔氏之洒埽戶孔末作亂殺。

先師四十二代孫光嗣。而自為曲阜令。孔氏苗裔幾絕。是時光嗣子仁玉。生始九月。其母張氏挈之逃匿外家。比九歲。魯人以聞于梁。梁始命仁玉嗣位。仁玉幼孤童昏。復立宗祊于危難。搶攘之餘。其祀顏氏。而不及施氏。豈可以為典要哉。仁玉以後。蹈常習故。不復自反其初。而歷代以來。則亦但知崇祀。

先師于太學膠庠。無由知其家廟。並無施氏之主也。而諸臣多謂顏氏篤生先師。不可以施氏之主位于其右。此大非也。

先師母顏氏明于大義人也。觀其聞父命而請行，則持身一稟于禮，而無俗情可見矣。身膺

先師之封典，秩祀二千餘年。而與啟聖王相守至老之施。氏竟不得祔于廟，不獨先師怒然心傷而

先師母顏氏之心亦有缺然不自得者矣。我

朝重熙累洽。至

世宗憲皇帝及我

皇上之世。如周家之制禮作樂。大備于成康。故曲阜令孔毓璫既申詳撫臣陳世倌以請于前。世倌今為副都御史。又復以為請。誠以數百年來未舉之曠典。欲及聖明之世以補其廢缺也。昔程子答友書。嘗言若前母無子。似宜以生子之母配朱子。深以為非。謂宜遵唐禮。以前母與生母並配。此萬世之定論也。況我朝封典。必先前母而後及生母。今明徵于經傳之載。絕折衷於朱子之定論。揆以

先師

先師母孝敬之仁心。斷以我

國家之令典施氏之應受封於

朝設主於廟義無可疑者況本乎孔氏子孫之自請必其實有不安于心者可知也陳世倌前奏未經部允今復陳奏則其為人心之不可以已者又可知也臣愚以為應

特勅錫封施氏與顏氏並祀寢殿以昭我

皇上錫類之仁恩還古之盛典臣一介寒微非好與諸臣為同異以瀆聖聽誠以此事繫海內之觀瞻關萬世之公議不敢不詳悉慎重苟徇衆議我皇上聖學崇深必有以察臣言之是非臣不勝戰慄企瞻之至謹奏

通蔽

譽乎己則以為喜毀乎己則以為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為是異乎己則以為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己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己則思焉去其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譽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彼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

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為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為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說不苟為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已。夫古人之說。不若强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已。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為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為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

表徵

顧侍御用方。窮時喪耦。十有一年弗娶。既得仕。納徵于李氏。會

先帝之喪。踰歲弗親迎。或詫焉。其官適罷。曰。吾貧未能也。既而起家為戶部郎中。擢御史。掌長蘆鹽政。歲賜數千金。詫者滋多。曰。吾迫公事未暇也。其娶以雍正三年冬十一月望後一日。推其心。蓋謂三年中不宜有空月也。問焉而不自謬。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又其厚也。

先帝始崩。守官者各次其守。余次于佛舍。將歸。語二三君子曰。在禮。公等居倚廬。

宜再期。今旬未三終。歸至家。止于外。不入室焉。其可也。聞者皆變色易容。蓋俗之偷。以禮為徒觀。衆人之耳目也久矣。古之人事君。猶事父也。謂制以義。而不敢違。是薄于德。於禮虛者也。若用方者。其明于禮意乎。傳其事與言。俾事君者有省焉。

釋言

余在江南。即聞北方之賢者曰。李君剛主。及與久故。益信其為人。而其鄉人雜然議之。嘗叩其親故。所病于剛主有徵乎。曰。是家貧。以適四方造請。干州郡而取饑焉。妻無子。乃別居。倉廩充溢。而食必菜糲。子婦執苦身之役。親之喪。赴弔者渴飢皆之逆旅而求宿焉。賢者固若是乎。余告之曰。吾聞剛主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未聞以干請也。士友所共聞知者。明索二勢家。延教其子不就。直撫安溪李公。稱其學行於

天子。不往見。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請釣錙銖之利乎。至于食必欷糲。妻妾操作。而子婦從之。則李氏之家法也。親賓能遠赴其喪。何惜旅宿。剛主居湫隘。家無僮婢。創鉅痛甚。而責以供具。不亦難乎。其與妻別居。則余嘗叩之矣。曰。是多言不順。吾常隱焉。有女早寡。而主張更嫁。吾不忍見。故使別居。既乃合併而陰絕。

焉絕之者何。生異寢死異穴也。合併者何。生同宮而衣食之死則葬埋之也。此古應出而不行之禮。未可以病剛主。聞者語塞而色猶疑焉。他日以語剛主。剛主曰。人心不可謂子安以辨為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疢不如惡石。謗言彰吾滋懼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并識前語作釋言。

自訟

舒君子展告余曰。聞之喬氏子。子之妻黨某云人之倫五方君獨二而又半焉。既與於進士而不廷對。是無君臣也。自始婚日夕噶噶終世羈旅而家居多就外寢。是無夫婦也。一子形甚羸而朴擊之甚痛。蓋父子之倫亦缺其半焉。余聞而惕然曰。其然。是不知余之恨于父母兄弟朋友也久矣。夫余之有欺德也。吾父剛直寡諧。常面詰人過。大吏有索交而不能拒者。與之言時多傲慢。余每切諫。先君子甚鄙余而竟為曲止。然不怡者久之。先君子素無疾。及將終。遘疾若膈噎。是不肖子悖直自遂而不能順親之驗也。余北徙歲從駕塞上。繼室之父母無狀。吾母憂憤成疾。小妹及家人常覆匿。至彌留始自言之。

是余之處心。無以信于妹與家人而戕吾母也。弟林疾將革。余以小疾避居野寺。不與歛。是愛其身而偕垂死之弟也。計數師友。則厚于余而恨焉者多矣。若某所疵。則有說焉。始之不俟廷對也。以母疾。再以父喪。既而及于難矣。責妻以禮。教子以義。不忍棄于惡也。相提而論。於亡妻小有過焉。後婦有罪。牽于親朋之俗義。不能決絕。平生隱慝。顧影自慚。心摧而志絕。無逾此者。書以自訟。俾吾子孫知教不行于妻子。則父母陰受其戕賊而不自知。且於父母兄弟日自勉。而常愆于禮。於妻子日自省。而常瀆于恩也。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古者山川能出雲雨。則天子秩而祀之。而五嶽之禮尤崇。非朝命不得致祠。然王立大社。而州黨亦各有社。則春秋禱賽。庶民各就其所敬信。而竭誠焉。亦禮俗之可以情假者也。泰山舊有碧霞靈應宮。遠近瞻禮者。軌跡相望。例輸稅于州。乃許登山。歲約萬金。自前明相沿未革。朕思萬物出乎震。天地盛德之氣之所發也。故傳稱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竊雨乎天下者。惟泰山。則春秋報黎庶輒轢。亦其情之不可遏者。若使力艱于輸稅。而不得登山。非所以從民之欲也。其永

除香稅富民樂施。守祠者貯之以待修葺。舍宇平治道途。有司不得干預。勅到鑄石樹祠。用垂永久。

記百川先生遺言

先兄百川先生曰。處士則有虛聲。鄉鄰親戚則有私毀譽。若民之於上。利害切身。不謀而同。故吏自一命以上。名不虛作。人不可以好名相疑。已不可怙過。而謂民言不當。有合葬其父母及前母者。以位次問。先生曰。神道尚右。而程朱所言皆尚左。朱子葬其妻。存東畔一位。則尚左明矣。若三柩同葬。依古禮則父當中。前母右。繼母左。如尊左則父當中。而左右易位。若父與前母既葬。父左則新祔者次于右。父右則新祔者次于左。又曰。周禮大司樂有享先妣之樂。在享先祖之前。故鄭康成論周以后稷為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祖姜嫄也。商頌亦溯源于有娀。皆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以是推之。庶子於生母。當別葬。韓魏公葬生母胡氏柩。退嫡母尺許。趙炳族葬圖說引以為據。非古也。

答問

兄子道永重修南郊漢前將軍關公廟問曰。自書傳以來。至忠大勇。英略蓋世。且卓見聖人之道。而死于非命者。莫過于公與岳忠武。故浩然之氣。長震動乎萬世。之人心。然公之廟無地無之。而忠武之祠。則連州比郡。或無一二。又公之神。常若充滿偏布於宇宙。而時見其精爽。其大者示威于戰陣。其小者凡有禱問。其應如響。而忠武無是也。是有說歟。余應之曰。自周衰。戰國諸君。麏爛其民。至暴秦而生民之類幾盡矣。漢高祖出之於水火之中。治尚寬大。有天下者垂四百年。自武帝而外。桓靈以前。雖有庸君。患不及民。民之思漢也。深則激于公之忠義者切。又東漢之末。士大夫多明于義理。而重名節。故諸葛武侯遺書。搜錄而表章之者。乃晉氏也。其書所論。賊即時君之祖宗。以是觀之。則公遇難時。魏吳之士民。羣聚而祠之。其君臣必見為當然。故震動宇宙。而結聚于人心者。深固而光昭。忠武為秦檜所戕。身死而檜之餘恨。猶未解。吏民畏檜之威。直至檜死。乃敢訟言忠武之冤。孝宗朝。始得立祠于郢。而屢世相臣。奸庸相繼。多主和議。偷安以保妻子。大率與檜同心。故忠武之義氣。雖不沒於人心。而祠祀則寥寥焉。此事勢之自然。於二公無加損也。夫神者。依人而行。舉億兆人之精神。皆專嚮于公。則公之神。自隨地而監。

照之忠武即間有祠祀。未有就而禱禳祈報者。則其神何由與之相應。而有所徵驗哉。昔孔子夢見周公。不聞堯舜文武。並見于夢。則神明之感通。由於生人精神之結聚明矣。故凡禱祈于公。行汙而所問之事非正者。簽辭多不應。以其精神不足以相感召也。既以告道永。因思此義。亦宜存天壤間。乃筆之。

七思

兄百川先生

憶生小兮棠之鄙。兄束髮兮余毀齒。招羣兒兮布行陣。據岡陵兮畫營壘。兮心開。莘野傳巖兮神往來。聞四鄉兮捐瘠。憂旱蝗兮忘寢食。既移家兮白門。兄侍祖兮蕪江墳。念二親兮背膺胖。語含悽兮夜達旦。既決巖兮來歸。歎愚迷兮不自知。親長艱兮子職失。顧外此兮安所恤。勤俗學兮召生徒。蓋無儲兮折無襦。各掉臂兮分馳。心搖搖兮天一涯。咨祁寒兮暑雨溫。清常違兮後難補。誓飲水兮啜菽。依庭帷兮勿再出。兄返棹兮秋清喜。相持兮心暗驚。上高堂兮強笑語。疾已纏兮心肝瘳。困藥石兮經年。志氣清明兮命不延。謂正終兮毋贖。將紅纊兮猶齋誘。二老兮安眠。喻妻兒兮勿前。暝移時忽張目。申余戒兮情尤戚。嗟童稚兮相

隨動止因依兮不暫離。燠寒兮戒走趨。恩勤如母兮義兼師長。饌驅兮僕僕痛
乖兮苦相勸。存夜氣兮懼枯亡。警畏途兮虞莽伏。恨余頑兮弗醒終。擿埴兮冥
行。疎周防兮罹罪罟。憂母兮離鄉土。負親恩兮悖兄訓。撫寸心兮難自問。永思騫
兮百感集。腸繚轉兮嗟何及。別本母字上有病字

弟椒塗

兄始赴兮鳩茲。余心孤兮類狂癡。母挈弟兮畀余寢。食相依兮漸坦夷。弟垂髫兮
能內事。左右無方兮達親意。吾翁夜遊兮星斗闌。弟金誦兮待更殘。迓親賓兮拂
几席。竈下煎和兮助母力。嗟余繼兄兮數行遊。弟居守兮澹無憂。歲已巳兮秋雲
靄。宵濟澄江兮幽夢感。荆榛四塞兮塗冥冥。連山赤黑兮延火蒸。余呼弟兮毋前
行。弟赴火兮如絃驚。叫天觸地兮悲填膺。忽寐覺兮心怦怦。竭來歸兮歲將畢。弟
果遘兮齒牙疾。厲熏心兮苦自匿。瞿骨月兮憂思逼。涉季春兮月生魄。命遐終兮
阨鬼伯。哀吾生兮負人紀。恨于弟兮無倫比。飢缺食兮寒思縈。勞辛苦兮夜不眠。
惜寸晷兮繹經書。每發問兮心開余。余十急兮多憑怒。弟渝婉兮徐相喻。謂行修
兮德可成。嗟中道兮隔幽明。當沈疴兮正瞑眩。余懷憂兮體忽變。重愛身兮。

義既彌留兮忍相避。弟卒前六日余外腎忽蹙縮入腹內為醫者所嚇避居野寺痛入天兮悔莫釋死自罰兮

終何益

余庚戌立秋前二日疾作遺令斂時袒右臂

伯姊

余鬚角兮未生齒。持負噓呵兮屬伯姊。姊年先兮一紀。動息無違兮官事理。幼學步兮奔騰。重強負兮危能升。姊俄瞬兮心經。食為吐兮櫛為停。迨纏袖兮辭母承兩姑兮心獨苦。介恃嫡兮競橫。冢婦撫謙兮不敢並。時歸寧兮母有問。稱姑慈兮似無愠。年過二十兮即為嫠。侍食重闈兮連事祖姑苦抑悲。姑旋亡兮子並夭。昏夢悲啼兮寤辟標中。歲長齋兮祝嫡姑。宵旦依依兮卧起扶。幸有妹兮四妹亦歸鮑季子為宛若。謂餘生兮將有託。夫之弟子兮弟之女。嗣為婚嫁兮力機杼。門內團闐兮聚親屬。菽水能俱兮得安處。大命至兮天時對。晝立清庭兮忽顛躡。枕席吟嘆兮累年歲。初言譖兮既魂悸。嗟余告歸兮姊在牀。語不辨兮淚盈眶。每一見兮增悲惄。不經旬兮不敢視。迫公程兮作死別。及半途兮姊萎絕。痛在世兮常生離。永負心兮更何說。

仲姊

姊墮地兮前母亡。母鞠育兮懷閔傷。恩雖勤兮教未執。女事煩勞兮多不習。既
家兮不相中。賴姑慈兮尚無閑。中歲姑亡兮家益落。竟世飢寒兮常嗁嗁。姊夫既
老兮病沈埋。五易春秋兮伏枕茵。竭蹶宵晨兮併百憂。年過七十兮影無傳。天難
呼兮惟自愍。力敝心灰兮命亦盡。嗟姊疲瘦兮復踰年。地闊天長兮心目懸。念先
妣兮歿貴志。惟姊存兮愛可寄。伯姊殂兮姊繼之。痛骨脈兮更無遺。有女新嫠兮
生事室。吾身後兮宜勤恤。

三姊

昔吾父兮不憂貧。拚婦炊烹兮母實親。兩姊出嫁兮家無人。姊孩稚兮備艱辛。弟
妹啼號兮強飭力。夜倒衣兮晝忘食。剝啄聲喧兮庭有客。趣殼蔬兮理盤櫛。嗟余
兄弟兮常危疾。姊在視兮時衝恤。勤藥物兮籲神靈。每竟夕兮燈熒熒。年逾二紀
兮復愆期。入贅暮周兮始授綏。姊夫歲出兮守閨竈。養公姥兮尤勤劬。米薪強半
兮母家索潔饋食兮甘糠粃。苦遭長叔兮性儻僪。養不顧兮偏工譏。稚子寒衣兮
不敢膝。謂兄嫂兮餘私積。朝進食兮暮加衣。姑含怒兮滋乖違。膈噎經年兮隱自
悲。命在須臾兮畏母知。弟早婚兮兄繼萎。余天涯兮身係羈。念姊仁恩兮常惻惻。

心欲報兮無終極。余盛夏兮始來歸。姊初秋兮與世辭。志長嘗兮更誰訴。情寃見兮惟泉路。

妻蔡氏

之子歸予兮歲將暮。獻歲燕南兮就知故。吾父吾兄兮書問傳。定省溫恭兮介婦。
贅暑沾襦兮寒粟膚。隨冢婦兮饋中廚。日月相疎兮歸路遠。十載崎嶇兮轡三逝。
誓言息足兮守故邱。兄櫻危疾兮母沈憂。子茫洋兮若無歸。妻左右兮事無違。晝
娛姑兮誦古記。夜助我兮斂荆燧。時方娠兮苦無力。氣弱心孤兮強自飭。哀吾生
兮長卒卒。逐公車兮復再出。丙戌首夏兮經邢溝。生徒請業兮為淹留。願假園林
兮奉老親。四序皆宜兮景物新。歸告高堂兮欣有託。入室申言兮理行橐。秋期近
兮一葦杭。自今與女兮同安樂。謇將言兮容忽覲。吾與君兮結懽淺。別常淹久兮
見常稀。會當行兮事或舛。嗟斯言兮竟成讖。閏月身亡兮若弦剪。二親含感兮顏
不開。稚女求哺兮淚常泫。踰歲旻天兮降鞠凶。吾父康強兮命亦終。衰麻釋兮刑
禍延。關木索兮復連年。寬刑書兮編禁伍。母依子兮來江許。望關河兮阻深。衰疾
莞莞兮遯風雨。念吾妻兮若未死。寢食扶將兮尚可依。妻早逝兮免憂煎。獨予身

兮積疚愆。

兄子道希

春陽兮載歌。白日兮昭昭。而杳杳兮即長夜。患吾心兮若蕉。而出腹兮呱呱。吾二親兮色渝。比齒生兮含粃。盡室歡忻兮相告語。時風咳兮寒痾。嗟余弟兮重煩勞。安汝眠兮畏汝驚。保抱終宵兮圈豚行。歎門祚兮衰殘失所怙兮常欒欒。及授室兮歲三遷。祖重承兮泣血漣。既脫衰兮余遘難。宗禍延兮天屬散。內機辟兮外壘。羣狐晝鳴兮鬼夜瞞。顧四海兮一身多。母妻呻吟兮弟妹噭。望何門兮投止竄窮山兮伏戎起。陰霾靖兮皇穹開。精已銷亡兮憂未弭。愛子溢兮朝露痛。春暉兮不再駐。恃孝婦兮同心思。子隨姑兮即長暮。挈家累兮依所親。冀桑榆兮志少伸。駭驚風兮折雁翮。翫塞兮橫胸臆。心摧兮弟叢棘。弟未死兮兄幽隔。而父而母兮兆南岡。妻對埏兮子在旁。魂營營兮識路望。江天兮隱雲樹。先君子同產八人
氏者歿。惟叔父諸姑尚存。叔母早世。叔父感傷欲仿楚詞作七思。舍意聯辭。輒氣結而中止。今年正月兄卒于京邸。叔父哭之慟兼旬夜。不能寐。始為兄成一章。決月中次第屬草。命永編錄。問序次之義。曰男女異長。諸姑出室。不可以齒序也。叔母亞諸姑何也。曰不以服之重輕。先天屬也。置季姑適鮑氏者何也。曰有子年近六十處境順。哀辭已前具矣。大父大母無述焉。何也。曰自古無子別父母。唐人作親別者。不自言離其親不

易之以直僕何也曰至親不文乃修辭之體要則然乾隆六年四月望前二日道識永

七夕賦

歲云秋矣。夜如何其。天澄澄其若。拭漏隱隱以方移。試一望兮長河之輞。映若有
人兮永夜而因依。彼其躔分兩度。天各一方。會稀別遠。意滿情長。欲渡河兮羌無
梁。空鳴機兮不成章。叩角餘哀。停梭積恨。四序連以平分。寸心撫而不定。悲冬夜
之幽沈。迷春朝之霽潤。覩夏日之方長。盼秋期而難近。爾乃商聲浙瀝。素景澄鮮。
重輪碾而尋地。破鏡飛而上天。漢影彌潔。宵光轉麗。翼聯烏鵲之羣。橋現長虹之
勢。逝將渡兮水中央。若已需兮雲之際。於是躡細步以輕揚。舉羽裳而潛泳。玉佩
露融。羅紝冰淨。摘華星以為璫。對明蟾而若鏡。笙竽則天籟。紆徐帷幔。則彩雲掩
映。素娥彷彿以行媒。青女飄颻而來媵。古歡更結。離緒重陳。望迢迢而愈遠。情脈
脈而難親。幸宿離之不忒。際光景之常新。允惟茲夕。樂過于春。況復嚴更警。逝流
光迅驅。別當久遠。來不須臾。念雲端之重阻。眷天路之無期。莫不願秋夜之如歲。
悵秋情之如絲。乃有繡閣名姝。璇宮麗女。從倚階除。駢羅椒櫛。間耽時物之新。巧

乞天工之與。愛秋華之臨空。快冷風之送暑。婉轉芳夜之歌。密昵長生之謳。惜光
景之常流。恐歡娛之無處。況乃家辭南漢。戍繁幽都。望沙場之淒寂。憶庭草之深
蕪。方擣衣而身倦。乍緘書而意孤。望河星之乍轉。驚日月之相疎。值天上之佳期。
觸人間之別怨。立清庭以無聊。痛河染之永限。腸蠶轉以為驢。意氣虛而若飄。激
長歌以心摧。展清商而調變。歌曰。樂莫樂兮相於。悲莫悲兮新別離。今夕兮不再。
晨光兮已晞。重曰。秋夜良兮秋河皎。度秋風兮長不老。蓀一歲兮一相遇。勝人生
兮百歲多。